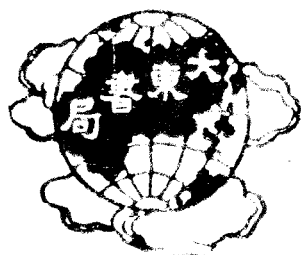


白室記

册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白室記 目錄

上冊

- 第一章 白室中之女屍
- 第二章 汽車失蹤
- 第三章 葆文夫人的家庭
- 第四章 曼生之陳述
- 第五章 范禮之訴詞
- 第六章 又發現一間白室
- 第七章 卜蘭德夫人
- 第八章 包嘉樂先生的訴詞
- 第九章 卜蘭德夫人的遺囑
- 第十章 垃圾堆中的匕首
- 第十一章 私家偵探之登場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一章 白室中之女屍

一千九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晚間，天黑風高，景況很淒沈悶。在十點鐘的時候，警察局的巡查馬義根正執行職務，在各街上巡查耳聽得倫敦西南隅特勞區域內安利甘禮拜堂的大鐘正敲十一下，從呼呼的風聲中傳送過來馬義根心想這時各色人等必都已上牀安睡，否則也必覺精神困頓。若說在這午夜時分並不覺得身心疲勞的，恐怕是絕無其人的。咧他放眼望去，果見各屋的窗上都是昏黑無光，再用手燈遍照安息里的各家門戶，也都緊緊關閉，路上行人絕跡，貓狗也無有一隻大地昏沈如睡，在這世界上還是睜開眼睛的，怕祇有馬義根這一個是個新近改造的區域。這改造的人會由辣姆索拉人呢？特勞的字典中熟悉一些希臘歷史，所以這裏的別墅和道路他都規定用希臘的稱。這裏的房租比別處昂貴些，住戶大半是股票商人，或也有學校校長。

教師和學生們現身此間。這裏的市政很爲完備。風俗也還善良。並沒有那種貧民聚居的陋巷。破屋在地方上。着一污點。真是個嶄新的區域。而且調查這裏十年中的歷史。也是很有秩序。很爲安靜。最大的擾亂事。祇是尋常的偷竊案。因此警察局裏清閒極了。

馬義根是一個黑髮的長人。資質雖稍魯鈍。却能勤儉。公這時他順着大路慢慢的向前走。心裏儘管暗想着那個美貌的女婢。因爲星期日那天他曾約同這女婢出來。頑要至今。還將這女婢放在心上。他又希望這時能遇着一位同事。或是個吃醉酒的人。就可彼此談談天。解解悶氣。但是他的同事正在附

近別個所在。巡查吃醉酒的人。又何敢走上這種嚴肅的大路上。所以他希望雖殷。却始終是一人向前。走他接連走過海克特阿迦抹蒙卜黎和索辣姆。處別墅見裏面都是漆黑無光。靜悄悄的。藏在多樹的園裏。但經過阿加克。可別墅的園門前。見那第一層樓上的窗中。露出光亮。表明這室中的人還未就寢。並聽見窗內有婦人的歌聲。馬義根生性喜歡音樂。當即站住腳。細聽聽了一會。已辨出這曲歌的名目。就暗自說道。這曲歌叫做萬福唱歌的。這婦人聲音真好。抑揚高下何等中節。我想這別墅裏面。必是舉行宴會。這時正是羣舌翻動。妙語解頤。威司克酒香。透四座。呢。唉。那女婢高姑娘。倘早嫁給我爲妻。我

有了家室也可大開宴會享受這一種快樂了他說時連連用手揩拭嘴唇防着饞涎滴下他又向園門裏細看見有一條闊路一直伸上前去達到那扇前門這時正有一個人從門裏走出來這開門和關門的聲音他都會聽得清楚但門開時並不見客堂裏有燈光射出來他想要裏面既是黑暗無光想必不是舉行宴會或者這宴會已經散了他的聽覺真靈敏並聽出這人關門時非常留心似乎不願有一些聲響關門時也是這樣但道人是男是女一時却辨別不出祇見他站在階石上很遲疑了一回原來馬義根本站在路燈前面映出來的黑影子想必已給那人看見那人就想再回進門去又想走將出來因此

狐疑不決了他這麼一來却引起馬義根的注意暗想這人爲何這樣呢但這時樓上的歌聲仍是幽揚宛轉庇霞娜的聲音也繁急可聽馬義根竟聽得呆了一會方纔想起階石上的那人就連忙定睛看時見那人已向自己走來舉步很輕快正是個少年男子這男子發出婉和的聲音向馬義根問道這裏有甚麼意外的事麼果你呆站在這裏他說這話時就回身關上園門馬義根道沒有意外的事我站在這裏是聽尊夫人的妙歌那人這時也站在路燈下面但燈光不是正照在他的臉上他道你說錯了唱歌的婦人却是我的姊姊又道巡查先生你本應當喜歡聽這曲歌的馬義根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他道因

爲這曲歌的出產地是愛爾蘭。你先生不正是愛爾蘭的人麼？故鄉聲調自然覺得分外悅耳了。馬義根道：你怎能曉得我是愛爾蘭人呢？這少年道：你鄉音雖改，但聽你的語法，足能斷定你是愛爾蘭人。說到這裏，掏出一個銀香烟盒，又問道：巡查先生，你可要吸烟麼？馬義根道：很好，當即拿了一枝，並劃上一根火柴。道：你可是沒有火種了麼？他道：正是，謝謝你替我點火。說時，就彎下腰，就着馬義根劃燃的火柴，上將烟點着。但他有意斜着頭避去這火光，所以馬義根還不能看出他的面貌。心中暗想：這位少年，必是剛從宴會中散出來的賓客。見他身穿藍黑色的布外衣，絨製的領頭和袖口，其實這天晚上氣候溫暖，無

須這種厚重的外衣。但馬義根並未留心到這一層。見他點上香烟，就拔起腳向那舊式的村莊走去。馬義根不願失去這個可與長談的良伴，就跟隨在他後面。但這少年似乎不願多說話，儘管低頭向前走，一聲不響。馬義根按捺不下，就先說：你聽歌聲，不是已息了麼？少年信口答道：這曲歌本不很長，我料知我的姊姊也將去睡覺了。你倘喜歡聽他唱歌，每天夜半站在那園門前，包管你能聽個暢快。馬義根道：難道每夜這時候都有宴會不成？少年道：宴會麼？沒有這回事的。但屋中沒有跳舞的人，我們就不能坐到夜半麼？馬義根道：是呀，方纔我見那客堂裏並無燈光，已經猜到不是宴會了。少年微受一震，並

發出艱澀的笑。道：「當我走出的時候，我姊姊叫我將燈熄滅，所以我開門之先就熄去客堂裏的燈了。」馬義根道：「現在你可是預備回家麼？」少年道：「正是我家住在倫敦的那一頭，不知近處可有街車麼？」馬義根道：「車站附近大約總有街車，從這裏去祇有半里路。」少年連忙應道：「這條路我很熟識，因為我常來看望我姊姊的，停了一刻，又說道：『我想住在這些別墅裏的人大半都和你相識。』」馬義根道：「我那能認識他們？因為我到這裏巡查一禮拜中祇有一次。」少年道：「但我希望你不久就可和他們相熟了。」巡查先生道：「這裏是個安靜的所在，這時他們已走上一條狹窄冷僻的街道。」馬義根聽他這般說，就道：「這個我曉

得的這裏從未發現那搶劫或暗殺案件也沒有意外的變故破壞這快樂的境界。」少年道：「其實社會上面本不應該發生暗殺案，因為暗殺案實在是慘事。」馬義根道：「話雖這般說，但暗殺案之發生也沒甚麼希罕，社會上常常有的，不過有許多案子你們不會曉得罷了，你未曾讀過那些記載暗殺案的書麼？當中真是層出不窮，無奇不有。」少年道：「那些書有如小說家言，那可憑信我照事實上說，社會上面總不應當常常發生暗殺案，但是如今我以為不久將發生一件暗殺案，須得累你們偵查了。」馬義根搖搖頭道：「或者果真如你所說，但決非發生在此地，因為這附近一帶都是十分安靜的地方。」少年道：「我以為這件

未。來。的。暗。殺。案。定。是。發。現。在。這。裏。巡。查。先。生。你。還。有。火。柴。麼。請。再。給。我。一。個。火。馬。義。根。隨。即。劃。上。一。枝。火。柴。少。年。來。點。火。時。馬。義。根。却。看。清。他。的。面。貌。見。他。五。官。很。端。正。但。微。露。疲。倦。的。模。樣。唇。上。有。尖。形。的。短。鬚。頭。戴。灰。色。帽。子。上。加。黑。帶。帽。子。戴。得。很。低。差。不。多。遮。住。了。眼。睛。馬。義。根。替。他。點。上。香。烟。便。道。我。們。已。同。走。了。三。十。分。鐘。我。必。須。回。轉。去。巡。查。了。這。少。年。拿。出。一。個。半。鎊。的。金。洋。硬。塞。在。馬。義。根。的。手。裏。道。我。也。要。乘。車。子。回。去。了。謝。謝。你。陪。我。走。了。這。許。多。路。又。擱。出。時。表。來。看。了。一。看。道。倘。若。這。上。面。時。刻。不。錯。如。今。已。是。十。一。點。半。鐘。了。他。取。表。的。時。候。馬。義。根。聽。得。地。上。叮。噹。一。響。以。有。一。物。滾。將。開。去。就。道。你。落。下。甚。麼。物。件。

了。說。時。用。手。燈。在。街。心。照。了。一。照。這。少。年。摸。摸。衣。袋。道。我。並。未。失。落。甚。麼。你。可。曾。看。清。是。甚。麼。物。件。呢。當。下。二。人。在。街。上。尋。了。一。會。果。然。未。曾。尋。着。甚。麼。少。年。就。搖。搖。頭。又。摸。摸。衣。袋。道。想。必。是。你。聽。錯。了。我。何。嘗。失。落。東。西。但。你。若。尋。着。甚。麼。等。你。下。次。遇。見。我。時。還。給。我。使。了。你。可。是。常。常。在。這。一。帶。地。方。巡。查。麼。馬。義。根。道。三。夜。之。後。我。又。將。巡。查。到。這。裏。了。少。年。道。那。麼。很。好。我。們。定。可。再。見。面。的。我。也。常。常。到。這。裏。來。祝。你。晚。安。我。們。再。會。罷。他。說。完。這。話。和。馬。義。根。握。了。手。就。大。踏。步。走。了。走。到。街。的。轉。角。處。又。回。轉。頭。來。向。馬。義。根。搖。手。招。呼。這。個。分。明。是。他。有。意。掉。轉。頭。看。清。馬。義。根。是。否。還。跟。着。他。其。實。馬。義。根。對。他。毫。無。疑。心。得。着。

他給的半鎊金洋。心裏且很快活。他見這少年已經走遠。方纔返身走回來。想回到安息里。正要動脚。忽又停住。劃火柴吸香烟。隨手將這火柴梗擲到街心。這時風已暫息。所以火還燃着。就照出路上有一物件閃爍發光。似乎是件金屬物。馬義根見了。再劃一枝火柴。將這物件拾起。正是一柄閘上的鎖匙。形細而長。不由得自言自語道：這必是那少年失落下的。他失去這門上的鎖匙。今晚怎能進屋去睡覺。待我追上去。(句)但他料定必追不上。那少年舉步如飛。這時定已去遠。或且遇着街車。早就乘車走得不知去向了。馬義根又道：祇好等到明天夜裏再還給他罷。且慢他的姊姊這時或尙未睡。我不妨得將這鎖

匙託他轉交。豈不好麼。馬義根用心這樣周到。是希望再得半鎊的酬勞。當下他就直向安息里走。不過二十分鐘的光景。已到了阿甲克司別墅的面。前見第一層樓上的燈光。果然未熄。但已不聞歌聲。馬義根見了這燈光。以爲那婦人定還未睡。就一直走到大門前。按鈴喚門。心想來應門的。或者正是樓上唱歌的婦人。那麼我將這鎖匙交給他。他必拿錢酬謝我。這時風聲已止。顯出這屋內和園裏都很沈寂。天空的星光。照出園中花草長的十分茂盛。但馬義根無心細看。祇管按鈴按了幾下。並不見有人來開門。心想莫非走錯了人家麼。就向後退走幾步。見這屋的第一層樓上。分明有燈光。方纔那個少年正是從

這屋裏走來去的一些也不錯於是再來按鈴一個大拇指揪在這電鈴上足有一分鐘長久遙想屋裏的鈴聲必然很大但仍舊無人答應馬義根暗想這道真是怪了難道屋裏有甚麼變故麼我倘有這門上的鎖匙就可開門進去看個究竟或者那婦人是病了但他雖病了這鈴聲不能驚醒僕人麼這真是怪事了他胡思亂想時一隻手無意中觸着方纔拾起的那柄鎖匙就不加思索將這鎖匙插入門上的鎖孔輕輕一轉門已大開一些聲音也沒有自家說道我以為那少年必是住在這裏所以纔有這門上的鎖匙但他為何向我說謊呢哦是了屋中婦人必不是他的姊姊或者正是他的情人然而時候已這

般遲這婦人又怎肯讓他去呢他想想去想不到當中的道理後來又想我呆站在這裏做甚麼門既開了且進去看個明白呀他拿定主意就走進烏黑的客堂用自己的手燈向四下裏一照照出一間石製的樓梯間他又站在樓梯下高聲喊道樓上可有人麼請快快下來我有話和你們說他喊完凝神細聽樓上並無回答再忍住呼吸仔細聽了一會這屋子裏真無一些聲響沈寂得和死境一般心下萬分奇怪再跑到園裏見第一層樓上的燈光仍舊明亮心想既有燈光必有人在裏面何以不回答我呢隨又回到樓梯間爬上樓去二面向樓上走一面將左右的電燈都扭亮了樓上雖已明亮但他一時却尋

不○着○那○有○燈○光○的○房○間○，○祇○見○各○種○陳○設○，○很○爲○華○麗○。○圖○畫○呀○，○絨○幔○呀○，○大○理○石○像○呀○，○分○明○是○貴○族○的○住○宅○。○樓○梯○兩○旁○，○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上○掛○着○紅○色○的○幔○幕○。○走○廊○中○也○掛○有○很○華○美○的○飾○物○，○椅○子○上○面○都○有○絨○製○的○墊○子○。○總○之○，○這○所○房○屋○，○富○麗○堂○皇○，○想○這○屋○的○主○人○，○必○是○富○而○多○金○，○又○有○美○術○觀○念○的○人○物○。○馬○義○根○四○下○觀○看○，○脚○步○聲○很○響○，○但○不○見○人○走○出○來○查○問○。○這○樣○看○來○，○屋○中○必○是○空○無○一○人○了○。○後○來○，○馬○義○根○走○到○一○道○旁○門○前○，○微○見○裏○面○有○些○燈○光○，○大○約○正○是○在○外○邊○看○見○的○那○個○所○在○了○。○就○在○門○上○敲○了○兩○下○，○也○是○沒○人○答○應○。○再○敲○，○還○無○一○些○聲○音○。○他○按○捺○不○下○，○就○鼓○足○勇○氣○，○用○兩○手○推○門○，○門○上○並○未○落○鎖○。○一○推○，○就○開○，○裏○面○射○出○很○強○烈○的○燈○光○，○直○照○

在○馬○義○根○的○臉○上○，○激○刺○得○他○的○眼○睛○幾○乎○不○能○看○見○。○一○物○他○連○忙○用○手○將○眼○睛○遮○住○，○奄○息○了○一○會○。○纔○睜○開○來○，○見○這○間○房○，○很○寬○闊○，○略○成○正○方○形○，○祇○有○一○個○窗○戶○，○牆○壁○，○屋○頂○，○地○板○，○器○具○和○掛○的○物○件○，○一○概○都○是○白○色○。○毫○無○一○些○污○點○，○或○別○種○顏○色○。○牆○上○嵌○有○銀○製○的○百○合○花○紋○，○地○板○是○大○理○石○砌○成○的○，○鋪○着○白○色○的○長○毛○獸○皮○。○窗○上○掛○着○牛○奶○色○的○絨○幔○。○這○時○，○却○拉○在○一○邊○，○器○具○都○是○漆○成○白○色○。○上○加○白○色○絲○絨○，○室○中○各○處○一○白○如○雪○。○白○色○球○形○的○電○燈○泡○，○射○出○強○烈○的○光○線○，○更○顯○得○室○中○無○處○不○白○。○看○上○去○，○真○個○好○看○，○且○覺○境○界○清○涼○，○不○過○像○這○種○房○間○，○雖○然○富○於○美○術○意○味○，○但○家○常○的○住○宅○，○却○難○得○有○這○樣○的○裝○飾○。○馬○義○根○看○了○一○會○，○低○低○說○道○：○置○身○在○這○種○房○

白 室 記

間。裏。有。如。到。了。冬。天。一。般。一。些。也。不。覺。燥。熱。了。他。這。話。剛。說。完。忽。然。驚。喊。了。一。聲。原。來。他。看。見。一。座。白。色。的。庇。霞。娜。有。一。重。白。色。絲。幔。將。庇。霞。娜。和。房。門。隔。開。就。在。這。庇。霞。娜。的。前。面。躺。着。一。個。婦。人。臉。向。着。地。身。穿。黑。衣。正。是。這。白。室。中。獨。一。的。污。點。馬。義。根。摸。摸。這。婦。人。四。肢。都。已。冰。冷。暗。說。他。已。死。了。麼。又。見。這。婦。人。的。左。肩。之。下。流。出。一。縷。鮮。血。又。道。真。死。了。破。人。殺。死。的。麼。這。時。屋。中。仍。寂。靜。無。聲。連。風。聲。也。沒。有。了。馬。義。根。呆。望。着。這。個。女。屍。見。他。肩。下。流。出。的。紅。血。已。將。白。色。的。長。毛。獸。皮。染。污。了。一。大。塊。別。樣。東。西。還。是。潔。白。無。塵。有。如。一。個。人。受。了。非。常。的。恐。怖。拿。一。副。顏。色。慘。白。的。臉。哭。喪。着。向。人。似。的。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二章 汽車失蹤

馬義根瞪眼望着這個已死的婦人，再用手推推他的四肢，早已硬得和石頭一般。暗想：我今夜出來巡查，不料竟遇着這件慘案。我心上真覺難受極了。但這案關係重大，我必得立刻去報告警官。纔好又想：警官這時也在外邊查夜，大約十二點鐘可以查到這安息里那時，我便可趕去報告他。了他心裏這般想，仍舊呆站在這屍身旁邊。過了一會，纔急急忙忙走將出去。順手將大門帶上，他走上大路，呼吸着新鮮空氣，頓時覺得腦筋清爽許多。又暗想：道：「莫非正是方纔那個少年人麼？他曾向我說這案將要發生罪案。這話不是明明有所指麼？而且這大門上的鎖匙，又是他的。這麼一想，他在遇見我之前，必然已將這可憐的婦人殺死了。忽然又道：不對，不對。既然如此，樓上就不應再有歌聲了。我和那少年同走時，歌聲還未停止。分明這婦人還坐在庇霞娜旁邊呢。馬義根狐疑不決。

便也不再推想。祇管向大路上看盼望。警官早些來。一會方纔看見一人從遠遠的跑來。舉步十分迅速。直衝到馬義根的面前。馬義根避讓不及。着實被他撞了一下。馬義根遇着這案子。心下正是萬分疑慮。又見那人如此匆忙。豈肯放他走過去。便一把拉住他。問道：你往那裏去？那人很暴躁道：你問我往那裏去麼？我是去尋我的摩托車。馬義根道：你說去尋甚麼？那人道：我去尋摩托車。摩托車就是汽車。你可以不懂英國話麼？我的汽車忽然不知去向。不知被誰偷去。你可曾看見麼？這車身是黃色。馬義根這時又見遠遠走來一人。看上去正是警官。便對那人道：慢着。待警官來時。你再詳細對他說罷。那人聽了。

這話。瞪起眼睛。望着馬義根。馬義根並不理會。先擋去額上的急汗。這纔將兩道眼光也直射在那人的臉上。那人又道：你望住我做甚麼？可是不認識我麼？我名叫陸壽。是個汽車製造家。不知是那個惡賊將我最好的一部汽車偷去。幸虧你還在近處巡查。怎麼並不看見這種曠職的警察。還有一些價值麼？馬義根道：你可是美國人麼？陸壽道：我正是美國人。你待怎樣？這時警官已走攏來。這警官身高大。瘦精神很充足。他先望了陸壽一望。便問馬義根爲了甚麼事。在這裏爭執。陸壽見問。就要上前去說。但馬義根將他推開。先將那案件報告這警官。周立克周立克聽了。雖也很覺詫異。却還鎮定着不動。一些聲色。但

當馬義根說到那少年人時周立克却用力將陸壽望了一眼見陸壽聽得很注意他並說道這真是件奇案警官先生應當怎樣辦理呢我到有個意見我以為殺死這婦人的凶手正是那個少年他殺死人後便偷坐我的汽車逃走了馬義根道不對他和我同走了好多一會——你在甚麼時候失去汽車的呢陸壽道大約在十一點後不多幾分鐘馬義根道那就更不對了那時他正和我一同走着呢周立克本未曾說過一句話這時纔問陸壽道你是誰陸壽道我叫陸壽又遞給警官一張名片道這就是我的名片我是汽車製造家今天夜間我坐着最近造成的一部汽車到這裏來看朋友我將這汽車停在門外

大約十一點十分鐘的時候我從朋友家出來想坐汽車回廠去誰知我的汽車却已不知去向我在附近的路上已追尋了一週但是毫無形迹又指着馬義根道後來竟遇了他他竟似乎疑心我和這案件有關你想這不是很荒謬麼周立克在濃厚的鬚鬚後面露出一些笑容又對陸壽狠狠的望了一眼見他相貌很漂亮舉動也很輕便身穿時式晚衣分明是個上等人物便料到他 and 這案必無關係但既沒有能證明他無罪的憑據却也不便過於信任他就向他道你且隨我們去踏勘那案件他說着已向前走陸壽毫不踟躕就跟在後面道但願凶手果是坐我的汽車逃走那麼你們若能將凶手捉住我的汽

車也就可追得回來。至於這個凶手，自然是那個少年人了。馬義根道：「你怎麼還是這般說？你要曉得，你失車的時候，那少年正和我一同在路上走着。周立克問馬義根道：「你可相信那少年正是殺死這婦人的凶手麼？」馬義根道：「我雖有些疑心，他却又有不能疑心他的道理。」周立克微微斜着頭道：「這是甚麼意思呢？」馬義根道：「門上的鎖匙的確是那少年落下的。他又的確從那屋裏走出來的。因為這兩層我有些疑心他，但是當他在門口和我講話時，婦人的歌聲還是抑揚有節，可見得他並未死。那麼，我怎麼說那少年殺死這婦人呢？」周立克道：「依我看來，那少年定然無罪。你可曉得這別墅是屬於誰家的？」馬義

根道：「這個我可不曉得。又指着一個窗戶道：「你看這窗中的燈光，不是還亮着麼？」周立克一面推開這別墅的大門，一面答道：「我已看見——慢着，我們應當先看看明這屋主人的姓名。」馬義根道：「你拿懷燈來照一照。這懷燈的光照在門上，就顯出幾個黑字來。」周立克還未及談陸壽先說道：「阿甲克，可別墅頓了一頓。又道：「原來正是范禮的房屋。」范禮夫人真是一位美貌的婦人——我想他家中不能發生這種謀殺案的。周立克很狐疑的望着他，道：「何以見得呢？」陸壽道：「因為他們全家都住在海濱，祇有曼生小姐未和他們同去。」周立克道：「那麼他住在那裏？」他又是誰呢？」陸壽道：「曼生是范禮夫人的妹子，他暫住在我的朋友家。這

朋友家正是我方纔去的就在他家的門前失去我的汽車周立克又問道馬義根說有個少年從這裏走出去你可曉得這少年是誰陸壽道這個我怎能曉得因為范禮的家事我並不熟悉並且未曾到過他家一次祇因曼生小姐和我將次訂婚的女郎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纔能曉得他家的近況你若要問這女郎是誰我可以告訴給你他家姓葆文大家稱他做絲葉小姐和他母親以及姊妹們同住在一起米多弄二十號警官先生你現在還有別的話問我麼周立克道現在是沒有了將來或還有話問你說時已走到屋裏陸壽和馬義根也跟着進來三人一廬登樓走進這屍身所在的房裏周立克先走到屍

身旁邊望了一會問陸壽道你看這屍身可是范禮夫人麼陸壽呆望着這毫無生氣顏色灰白的死人臉上回答道他不是范禮夫人范禮夫人的身段差不多有他兩個大因為范禮夫人本很肥胖而且我看這死人的模樣相信他還是個處女周立克指着死婦手上的戒指道你未曾看見這個麼他分明是個已經出嫁的婦人了說完又在這間房裏慢慢走了一周纔道馬義根你去查看一遍這屋裏面可還有別人沒有陸壽道方纔我已說過范禮全家都住在海濱這裏一個人也沒有周立克道不能這般說或者看看屋子的人馬義根你去查看一遍罷再看這些門戶或窗格可有拔去鎖或是開着的陸壽先

生請你安坐。一會不必多說。閒話我要實行查驗了。馬義根當即去了。陸壽也就坐在一張有扶手的椅子上。呆望着周立克行事。周立克先將室中各處察看了一遍。有如一頭獵狗探尋野獸似的。後來他又查看窗戶地板上。也很仔細的看了一會。各個幔幕都掀將起來。器具上的墊子也都翻個轉身。再到後來他又跪在屍身旁邊檢驗了。一回忽然擡起眼睛。看見身旁那座庇霞娜就自言自語道。據馬義根說。這婦人曾唱萬福歌。如今看這情形。必是當他唱歌時。被人害死的了。若照這樣說。馬義根遇見的那少年。必然無罪。因為他已到了屋外。這歌聲還未停止呢。又向陸壽道。我想那少年或者是同謀。犯陸壽道。但

我以為他定是正凶。不然他何必那樣心慌意亂。偷坐我的汽車逃走呢。周立克不響。一會又道。你那朋友家離開這裏有多少遠。陸壽道。葆文夫人家住任米多弄二十號。周立克接着道。你方纔已經告訴過我了。米多弄離開這裏並不很遠。正是舊時特勞區域的一部分。陸壽道。不是那裏叫做克洛非海村。周立克道。克洛非海村不是也。在特勞區域以內麼。陸壽點頭不響。忽又道。警官先生。我已和你講了這許多話。還未曾請教你的姓名。周立克道。我叫周立克。在特勞警察局裏供職。自我供職以來。未曾見過。裏發生過案件。這正是第一次呢。陸壽道。是呀。如今應當怎麼辦呢。周立克道。我想託你去請個醫生來。

陸壽道：「怎奈這裏的路，經我並不熟悉，祇認米多弄附近的地方，還有一層，你若定叫我，我就未必再回來了。」周立克道：「你必須回來，還有事借重你呢。」周立克又在他的名片上畫了一張簡單的地圖，指給陸壽看，道：「你向那裏走，必可尋着紀森醫生的寓所，你請他就來，越快越好。」陸壽道：「正是，我曉得了。」說時，就站起身來，又望着地上的屍身，說道：「我想害死你的凶手，應當受極重的刑罰，纔能報復你的大仇。」周立克道：「等到將凶手捉住時，自當重辦。」如今請你去走一趟罷。」陸壽去了之後，周立克又繼續查看一會，馬義根已回來，說道：「屋中都已查過，果然並無一人，門戶和窗格都是上着栓，毫無毀壞的痕迹。」周立

克道：「這就奇怪了。」當那少年從屋中走出，和你講話時，你的確聽得歌聲並未停止。馬義根道：「我的確聽得的，我敢發誓，証明那少年是無罪。」周立克道：「你看那少年可有形迹可疑的神氣？」馬義根道：「沒有，他祇掉轉他的臉，似乎不願被人看見，帽子也戴得很低，幾乎把面部遮住。」他並說這唱歌的婦人是他的妹子，所以常來看望他。」周立克道：「大門上既然有鎖，他怎能進去的呢？」馬義根道：「因為他本有鎖匙。」周立克道：「哦，是的，這鎖匙如今已被你拾來，你且拿給我。」馬義根就將那鎖匙遞給他。」周立克接過來，看了一會，道：「這鎖匙很新，大約還未用過多次。」馬義根道：「或者用得太多，舊不久，纔磨刷新的。」周立克道：「不是

倘若不是新製的這邊緣上。怎能這樣粗糙呢。你可曉得那少年的姓名麼。馬義根道。我不曉得。周立克道。他住在那裏。你可曉得。馬義根道。我也不曉得。周立克道。那時你還未發現這案件。自然不去盤問他。不能怪你粗心。如今我很盼望他再來。那就和我們大有利益了。馬義根道。你對於這案可有甚麼理解。呢。周立克道。時候還早。還談不到這層。我但以爲殺害這婦人的凶。手必是兩個男子。一個就是和你講話的。他有意勾留着。你那一個就來殺死這婦人。你可曾聽得有人呼喚麼。馬義根道。我不曾聽得。但是我們走開這裏時。歌聲還未停止。後來我們已經去還縱有呼喚聲也。未必能聽得了。周立克道。我想那

少年必是凶手的同黨。他是有意將你調開。讓凶手好去動手。你在甚麼時候看見那少年的呢。馬義根道。那時我正倚在這裏的門上。見那少年從屋裏走出來。周立克道。這麼說來。凶手定是二人。他們必是從窗中看見你。站在門外。他們就不便動手。於是甲走出來。誘你離開這裏。乙就在屋裏下毒手了。你和甲分開時。大約是在幾點鐘。馬義根道。大約是十點半鐘。我和他同走。共有三十分鐘。周立克道。三十分鐘足數。乙殺死這婦人了。他既將婦人殺死。必是從前門逃走。你不是說後門還關的緊緊麼。你快回到局裏去。打個電話。將我的兩個助手喊來。周立克並將這兩個助手的姓名告訴馬義根。馬義根答應。

去了。周立克再來檢驗這婦人的屍體。見他穿的衣服純是黑色衣料，都很講究，但不十分貴重。上面沒有一些記認，可以查出他的姓名。再揣測那種現狀，這婦人受害時，必是坐在庇霞娜旁邊，忽然被人打倒。大約連高聲呼救也未曾來得及，就氣絕身亡了。凶手見他已死，自然很爲高興，但見他兩隻眼睛瞪着不閉，形狀可怕，所以又將屍身翻轉來，使他的臉向着地。周立克自信這種推測必和事實相符，不覺暗暗得意。又道：看這婦人的容貌，必然很爲美麗。身段細長，眼光蔚藍，一雙手也很白嫩。又摸摸他的戒指，道：他必已嫁了人了。夫家大概不是富豪，所以衣服雖然講究，但沒有貴重之品。他正說到這裏，又看

見一頂帽子和一件外衣，放在庇霞娜那邊的椅子上。這帽子和外衣也很精緻，於此可見這婦人必是從外面來的。若說他是住在這屋裏面，這兩件東西應當放在他的臥室裏。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呀！但是這屋主人既然住在海濱，他又來做甚麼呢？或者是有一個男子引他到這裏來，但這男子又怎能有這門上的鑰匙呢？這兩個問題，盤據在周立克的腦中，竟解決不下。這時那紀森醫生已經來了。這紀森是個少年醫生，去年纔搬到特勞區域內居住。他和周立克本是熟人，見面也不寒暄，就站在屍體旁，細細檢驗。陸壽這時也已回來，向周立克道：可有甚麼新發現？周立克指着那帽子和外衣道：如今我已曉得

這婦人是從外面來的。陸壽道：「這就奇了。屋中空無一人，他來做甚麼的？」周立克道：「你能斷定范禮是在海濱麼？」陸壽道：「正是。曼生小姐曾向絲葉小姐這般說，想來定是實話。他並說范禮夫婦住在海濱，還有一個月的耽擱。他們住的所在名叫「海之西端」。昨天曼生還接到他們的信，由此看來，范禮定是在海濱無疑了。」周立克道：「但是從「海之西端」回到這裏來，也很方便。從那裏動身，不過兩個小時就可回到這裏。但是我說這話並非是疑心范禮甚麼還有別個少年人住在這屋裏麼？」陸壽道：「這個我可不曉得。最好去問曼生。這時紀森已站起身來道：「這婦人死後已將近有五個鐘頭了。」周立克道：「那能有

這回事。十一點鐘，他還活著，他死了。至多一個鐘頭，紀森道：「但是我查驗屍體的情形和風熱度，敢信他死去已有五個鐘頭了。」周立克和陸壽呆呆望着一聲不響。心想醫生的話若不錯，那唱萬福歌的婦人自然不是這被害的婦人了。所以陸壽說道：「那麼這案件內定有四人，兩男兩女了。」周立克搖搖頭表明他不信這話，但也說不出甚麼理由，能夠將他這話推翻。祇是悶在肚裏，獨自狐疑罷了。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三章 葆文夫人的家庭

葆文夫人端坐在沙發上，高聲喊道：「瑪利，你當心照料着孩子們，莫讓他們吵鬧呀！這一對可惡的雙胞兒，專門和我心愛的雙胞兒相打就打成這一片聲響，吵得我心神不甯，簡直不能讀完這篇小說了。」瑪利答道：「待我專心照料着他們便了。」好在這時我很空閒，早飯已吃過，洗衣服的眼也算清楚了，還有（句）葆文夫人截住他的話頭道：「你莫再說下去，打擾我了。唉，這種不安靜的日子，委實難過，就像夢生小姐那般，能幹恐怕也沒有方法整理像你這種無用的下人。我真個不值得付工錢給你。」瑪利道：「我拿你這一些工錢，却替你做這許多事，真覺十分抱屈。」葆文夫人道：「你還不知足麼？你以為你能幹麼？你倘若是個母親，能將七個孤兒管教得法，那纔能叫做能幹呢？」我且問你絲葉小姐往那裏去了？」瑪利道：「他到陸善先生的車廠裏去了。」葆文夫人道：「他來去真自由，也不向我說一聲。」

這時他又聽見孩子們的吵鬧聲音，就又喊着瑪利說道：「你還不會去照料他們麼？我老實問你說：你這樣不經心，倘若我的孩子們有個三長二短，你須負責任的。他還怕瑪利偷懶不去就悄悄走出來看個究竟。其實瑪利已經去了，他又提高聲音問孩子們：『鬧些甚麼？』但問了兩聲，並無人回答。他再回到裏面，仍舊坐在沙發上看小說。這位葆文夫人在從前面貌也還美麗，但生了這七個兒女，當中有兩起是雙胎，他的顏色就衰老了許多。兼之他的第二個丈夫又將他拋棄，不願反添了六個兒女，所以他很覺傷心。人就格外容易老了。這第二個丈夫據說還活在世上，但已有八年之久，並沒有消息。祇是葆文夫人盼

望他回來的心，却沒有一時停息呢。葆文夫人原是一個看門人的女兒，這看門人拿女兒作香餌，不知設下甚麼圈套，誘進一位姓哈羅的少年紳士，逼着他，和女兒結婚。這紳士擺脫不去，祇好和他行了婚禮。但這紳士的家，中定不承認他們，無法就住在外面，養了一個女兒，不多時候之後，這哈羅先生因為打獵，頭頸裏受了重傷，就此死了，但留下每年有五百元進項的遺產。後來又有一個少年，姓葆文，名叫祿福，他垂涎這少年寡婦，有錢，就和他結了婚。他就是現在的葆文夫人了。他們結婚後，一連生了六個兒女，但這葆文先生，見婦人的遺產並不交給他，心裏老大的不高興，又過了些時，他竟拋下妻子兒女，

一個人走出去便再也不回來了。那時葆文夫人就搬到克洛菲海來租下一所舊式房屋，因為這房屋是在僻靜的街上，租價很廉，他貪圖便宜，就搬將進去。每年有五百元的進款，一家也可敷衍過活了。

曼生因為他家的事會寫了一封信寄給他的老朋友，那信上有一段說道：「當初我們的同學當中不是有一位同學哈羅絲麼？現在他已有二十二歲，住處靠近我姊夫家，他面貌生得很好，又很聰明，近來已和一位美國人名叫陸壽的訂下婚約。這陸壽是個汽車製造家，因此他已學會開汽車了。每逢陸壽將汽車賣給人家時，都是他陪着買主去試車，常常整個禮拜不回家去，但他母親很不情願他做這

件事。他如今已改姓葆文了。我和他的交情比較從前更有進步了。」下面又說葆文夫人的爲人十分懶惰，終日躺在沙發上看小說。如今看的一本書是家庭雜誌，因為他忽然高興要研究治家的方法了。其實他家的起居室裏很爲凌亂，小孩子們頑耍的玩具亂放在各處，地毯已成爲破布掛的圖畫，歪斜不正，紅色的桌布上不知有多少污迹，窗簾已破了一扇，破窗戶竟用灰色紙糊在上面。總而言之，已不成爲起居室了。但葆文夫人終日坐在當中看書，却似乎很爲安適呢。有一天曼生走進室去，葆文夫人略爲擡起眼光望了他一眼，很不耐煩的說道：「你家的房屋何等華美，你却偏喜住在這裏，伴着絲葉

虧你受得下這委屈。曼生坐下。去道：我住在這裏。各事很覺舒服。今天早起。你精神可好。葆文夫人道：和往日間一樣。曼生道：我已知絲葉出去了。一趟他此刻到廠裏去。會陸壽了。葆文夫人埋怨道：他祇管在外面頑得開心。再也不肯回來。幫幫我。可憐我一天忙到晚。瘦得皮包骨頭了。他的身體本來很肥。偏要這樣說法。曼生幾乎笑出來。連忙道：是呀。你自己務必保重些。纔是葆文夫人道：曼生小姐這七個兒女。拖累着我。我那有工夫。再保重自己呢。葆文夫人最喜歡追述從前的舊事。有時說起來。半天不停。止。所以他的談話資料。是不會缺乏的。這時又打開他的話頭。就道：想我從前年輕的時候。面貌真是標

緻。非常討人歡喜。和我母親住在蘇門。那時祇知人生快活。何嘗想到來日大難。及至嫁給哈羅。我的境遇分外光明。好似陽光。日夜照着。我不料到了現在。却這樣的貧窮。體面也完全失掉了。曼生道：何致如此。你也未免過甚。其詞了。葆文夫人道：誰說不是如此。曼生小姐。你替我想。看看祿福。狠心將我拋棄。又留下六個累贅。他且未曾給我一些財產。我若沒有前夫傳下的遺產。靠着過活。我早就得餓死了。那能還活到現在呢。他向來喜歡說這種可憐的話。以為別人聽了。都得心憐他。諺贊他。能夠守貧。曼生曉得他的脾氣。當下就着實安慰他一番。藉以打斷他的話頭。又道：我接到我姊姊的來信。他很盼望我所

以我在這裏再過兩天就得動身到那一海之西端
「去了我已打擾你一個多禮拜了很感謝你的優
待葆文夫人道說甚麼優待我不過盡我的力量叫
你過得舒服罷了我常說凡人在世都得拿好心待
人那麼上帝定能保佑他的就拿我說罷我從來未
存一些惡念陷害人家所以我相信我的收場必然
很好就是我的兒女也必有很好的結果的如今絲
葉已和陸壽訂婚陸壽真是能幹人我女兒嫁給他
必定終身有靠還有三個女兒就是昭弟陶利和薩
利我斷定他們也必能嫁給有錢的丈夫大兒子豪
立如今已做了牧師身分不能算低二兒子吉姆和
三兒子迪克將來也定能享盛名那麼我現在雖受

些困苦却也總算值得了曼生小姐你臉色因這
等難看呀他說了這一大篇家事忽然有這一問到
叫曼生楞了一會回答不出曼生本來是個美貌的
姑娘黃金色的頭髮光彩很足黑色眼球嘴不大不
小鼻子恰似一片花瓣所以人人都讚他美麗却無
人稱許他聰明因為他的口才稍爲遲鈍些這時被
葆文夫人忽然一問竟致答不上一句話楞了一會
纔道我身體上很舒服祇是昨夜少睡了一刻罷了
葆文夫人噉咕道做夢做夢昨天夜裏我個個可
怕的夢夢見你吃香蕉夢裏吃香蕉人人知道是惡
夢主有災難但若夢見冰巖長出波羅蜜那可就更
壞了我忽然得着這個夢深怕你有災難來了曼生

眼○望○着○自○己○的○脚○高○聲○道○那○有○其○麼○災○難○請○你○莫○再○
這○樣○說○夢○境○無○憑○我○是○向○不○相○信○的○葆○文○夫○人○從○沙○
發○上○坐○墊○的○下○面○抽○出○一○本○小○書○指○給○曼○生○看○道○你○
莫○說○不○相○信○這○書○上○說○得○很○明○白○倘○有○人○夢○見○麻○雀○
啄○食○家○貓○這○人○不○久○定○然○就○死○了○曼○生○笑○道○若○說○夢○
見○貓○吃○麻○雀○主○這○人○暴○死○比○較○還○有○點○情○理○葆○文○夫○
人○道○你○要○曉○得○夢○中○的○事○都○是○和○實○事○相○反○的○我○還○
可○說○個○証○據○給○你○聽○當○祿○福○未○走○之○前○我○忽○然○夢○見○
他○衝○到○我○的○懷○裏○拿○一○枝○金○銀○花○插○在○我○的○帽○子○上○
從○表○面○說○這○個○不○是○好○事○但○他○就○在○第○二○天○上○走○出○
去○了○昨○晚○你○爲○何○少○睡○一○會○呢○曼○生○道○我○出○去○散○了○
一○會○步○大○約○耽○擱○了○半○個○小○時○葆○文○夫○人○道○在○那○裏○

散○步○啊○曼○生○道○就○在○那○邊○廣○場○上○葆○文○夫○人○笑○嘻○嘻○
的○道○你○定○是○想○起○嘉○福○先○生○了○曼○生○的○臉○色○頓○時○紅○
漲○起○來○他○臉○皮○最○嫩○很○怕○害○羞○若○在○平○時○有○人○問○他○
這○話○他○定○然○不○肯○承○認○但○如○今○已○另○有○關○係○却○巴○不○
得○人○家○這○樣○問○他○所○以○他○就○連○忙○應○道○正○是○我○正○是○
想○起○他○了○葆○文○夫○人○道○他○雖○是○個○俗○人○但○實○在○是○個○
美○少○年○曼○生○有○些○動○氣○詰○問○道○他○做○俗○人○使○怎○樣○葆○
文○夫○人○不○答○但○道○愛○情○是○不○分○階○級○的○曼○生○道○他○實○
在○是○個○上○等○人○葆○文○夫○人○道○怎○奈○你○姊○姊○范○禮○夫○人○
不○肯○這○般○說○他○很○反○對○你○們○這○回○事○曼○生○發○怒○道○他○
祇○須○管○束○他○自○己○便○了○他○嫁○給○范○禮○又○何○嘗○是○好○人○
呢○葆○文○夫○人○道○但○是○你○姊○姊○有○錢○(句)曼○生○不○容○他○

說下去就截住道我也有錢足數我和嘉福的用了像你(句)曼生忽然頓住不說心想我的秘密事爲何給他曉得呢他雖這般想怎奈已到了嘴邊的話似乎收不回來還要說出去幸虧在這時候頭頂上又來了一片小孩子們吵鬧的聲音葆文夫人就繃起眉頭咒罵他們道那一對可惡的雙胞兒慣會討氣曼生小姐請你出去看看喝止他們莫鬧曼生得着這機會很高興的走出這間起居室再回頭看葆文夫人他又已低頭看書了曼生一直跑上樓見那一對可惡的雙胞兒就是昭弟和迪克今年方纔十歲正和那一對雙胞兒相打這對雙胞兒就是吉姆和薩利已是十二歲了豪立和陶利不是雙胞葆

文夫人將他們稱做怪物曼生當即站在他們當中分開他們不許再打並說道豪立你是十四歲了陶利你且十七歲了怎麼眼看着他們打到這樣也不攔阻一下子也未免太不問事了陶利是個長腳短身的女子聽了這話就道怎奈他們不理會我見他們亂鬧亂打心裏真是恨極因爲我被他們鬧得無心再讀法文書了豪立道是呀我也無心演算代數學了曼生道今天是禮拜日你們怎麼又讀書呢豪立道禮拜日不能讀書麼那麼絲葉怎麼也出去辦事呢曼生道他不是出去辦事他不過去望望陸壽先生問他昨晚失去的汽車可曾尋着豪立很得意的喊道陸壽的汽車被人偷去了麼我本想坐

在車裏替他看守着他。一定不肯。果然被人偷去。我纔歡喜。陶利挖着襪子上的破洞。道我也歡喜。汽車會得被人偷去。到是件有趣的事呢。那一對可惡的雙胎兒。道曼生小姐。你來和我們捉迷藏。頑要曼生道我沒有閒工夫。因為絲葉快要回來了。你們都是好孩子。們切莫打擾你們的母親。他有頭痛的毛病。最怕吵鬧。而且你們年紀已大。不能一味鬧小孩子。的脾氣。還有一層。你們都快到禮拜堂去。更要養成靜默的習慣。豪立道我最怕到禮拜堂裏去。偏偏我母親要叫我去做牧師。這不是強人所難麼。薩利本是個好孩子。聽了豪立的話。就道你並莫說這無理的話。觸怒了上帝。可就不能上天堂去了。陶利這時

忽說了一句法國話。曼生道你又耍賣弄才能了。你既曉得大家都不懂法國話。偏說這話來欺人。吉姆插嘴道。我會聽見管理花園的人說（句）曼生止住。他道吉姆不許多說閒話了。吉姆的脾氣很倔強。並不聽從曼生。仍舊提高聽音說將下去。曼生不願再和他們糾纏。就一直走出去。到了園裏。這園地方很大。不過花木雜亂。和屋中一樣的沒有秩序。曼生毫不流覽。便直到了門首。倚在門框上。向外觀石。這時本是個日朗風清的早晨。天空是蔚藍色。着實可愛。但曼生並不注意。却緊咬着嘴唇。呆望了一會。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急忙忙的讀了一遍。他的眼光祇射在這信上。就未曾看見路上走來一人。這人身

段高大臉色微紅見了曼生就高聲喊道曼生這真是奇事並且是可怕的奇事曼生被他這一喊不覺吃了一驚臉色變成灰白急忙將信藏起這纔抬頭望時原來正是絲葉就問道是甚麼奇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莫非嘉福有甚麼禍事麼絲葉道不是不是你的膽真小一些擔不住驚嚇方纔我看見陸壽他說他的汽車還未尋回又說你的姊姊家裏竟出了一件暗殺案曼生緊緊抓住絲葉的臂膀道暗殺案麼被殺的人不是嘉福罷絲葉道不是是一個女人曼生道這女人是誰呢絲葉道如今還未有人曉得他是死在白室裏面分明是被人從背後打死的據陸壽說這女人面貌很好看年紀也還輕陸壽又

推測他的汽車必是被這個凶手偷去坐着逃走的今天早上他要來會你曼生道他來會我麼他爲何要來會我這件事我一些不曉得曼生說話的聲管很爲急促臉色也變動不定又問道這女人怎能走進我姊姊的家裏他究竟是誰呢絲葉不耐煩道原來無人曉得停一會兒陸壽來時他定可將詳情告訴你但你切莫說給我母親知道倘若被他曉得他又得囉囉不清了陸壽並且說這事最好莫傳揚出去等你姊夫回來再說如今警察局裏已打電報給你姊夫了曼生道警察麼難道這事定須驚動警察麼絲葉道這個自然而且第一個看見這女屍的人正是警察曼生道這就奇了這警察怎能到我姊姊

的家中呢。那裏的大門是鎖着的。也沒有看門人。誰替他開門的呢。絲葉道：詳情就不曉得。陸壽未曾告訴我。曼生：我想你昨晚定然到那裏去的。曼生遲疑了一會。纔答道：我不曾去。我已向你說過。我是去會嘉福的。我的事情你大半曉得。自從我姊姊反對我和嘉福的事。每次我都是偷着去看他。這是你曉得的呀。我們會面的地方。也不是那裏。因為那裏既關鎖着。我們怎會跑去呢。絲葉道：你可曾會見他麼。曼生道：未曾會見。我順着那鶯樹。走到那廣場上。直等到九點三刻鐘的光景。但嘉福未曾來。絲葉道：你們可曾預約。先定麼。曼生道：沒有預約。我不過是將無作有的等等。他罷了。絲葉道：這件暗殺案。可真離

奇。第一這女人是誰。第二他怎會被人殺死。曼生的臉色仍舊灰白。但已稍爲安靜些。說道：這真是奇案了。絲葉：我昨晚出去。你可曾告訴陸壽麼。絲葉道：我們談論這案。談得很忙。我未曾說起這個。曼生道：案子既發生在我姊姊家。想他家定須受一番驚擾了。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第四章 曼生之陳述

阿甲克司別墅中發生人命重案的消息。這時已傳遍特勞區域。人人聽了都非常詫異。不約而同的趕來看個究竟。怎奈門外已有警察把守。不許閒人進內。這一班人無可奈何。祇好爬在臨街的窗沿上。向內張望。罷了。那時周立克默坐在室中。望着這死婦發呆。心想依我的意思。這驚人的消息。最好暫時守着秘密。莫給外人曉得。等范禮回家之後。看他。有甚麼動靜。那時再作計較。無如一隻手掩不住衆人的嘴。恐怕早已是轟動一時了。後來又想這死婦躺在地上。不是個道理。於是他就吩咐一個警察將這屍身搬到一間臥室裏去。並派一個警察守着這臥室的門。又發下一道命令。道倘有一位少年女子來時。趕快請他進來。見我。但別人一概不許進來。馬義根問道。倘若陸壽來時。可許他進來。麼。周立克道。自然請他進來。我正在這裏等候他呢。除掉這一男一女。可就一律拒絕了。馬

義根又問道。打電報給范禮甚麼時候去打呢。周立克道。我等這少年女子來時向他問明范禮的地名。我們就可去打了。說時他聽得門鈴響將起來當下。他又道。大約正是他來了不多一會。曼生已走了進。來臉色灰敗顯露出恐怖的神情。本來像他這種年。歲一旦遇着這種意外的大事。怎能不大受震驚呢。周立克見了他立刻端過一張椅子請他坐下。和顏悅色的說道。曼生小姐。我當說正文之先。應當向你先行告罪。我並非是好意。盤詰你無如這些情形。除掉你實在沒有別人曉得這個。須得請你原諒的。曼生道。但不知你要問我甚麼話呢。總之祇須我曉得的。我定照實告訴你便了。周立克道。這樣很好。我真。

感激之至了。曼生忽道。但是我也有一個要求。務必請你答應我。周立克很狐疑道。甚麼要求呢。曼生道。現在我和你的。一番談話最好莫給陸壽曉得。周立克道。這是甚麼原故呢。據我的意思是。凡你所說的話。最好使得人人都曉得。因為你纔能立在很光明的地位呢。曼生聽了這話格外驚訝。兩道眼光直射在周立克的臉上。周立克也呆呆的望着他。見他臉色發紅。嘴唇有些掀動。可見他的心裏定是忐忑不安。一會他發出很艱澀的聲音問道。你竟然疑惑我麼。周立克道。我也非一定疑惑你。老實說。句話實因這案萬分離奇。使人捉摸不定。說說話來也就沒有一定的主見了。曼生道。我非但和這事無關。切且這。

件事的情形我祇聽得陸壽說了一些我還不很明白呢周立克道這所房屋本是關門上鎖連管門人也沒有的：曼生接着說道本來用不着管門人的因爲我的姐姐就是范禮夫人他想特勞區域以內向來是安靜的地方附近一帶連偷竊的案件也很難得所以當他動身時祇拜託警察局託他們隨時照應着些並且他出去的日子也不過長大約三個星期就能回家了周立克道他究竟甚麼時候回來呢曼生道從現在算起來大約再有六天他定可回來了周立克道你可是未曾隨他出去麼曼生點頭答應又道因爲我姊姊和我的意見有些不很相合所以我不願隨他前去樂得留在家裏和我的朋友

頑要我的朋友就是葆文小姐我也就往在他家這所房屋聽隨我姊姊關鎖起來周立克道這真是奇事屋主人既然是全眷外出這死婦人跑來做甚麼呢他是在星期六的晚間來的但是在幾點鐘現在却還未能證實當他來時沒有一人看見所以他獨自來的還是另有同伴我們都無從探查明白而且這房屋既然關門上鎖他又怎能進去的呢曼生道是呀我也很覺奇怪呢這婦人的屍首現在在那裏呢你可能容我去看一看我可能認出他是誰周立克道稍停一會我定陪你前去現在我却有幾句話須得問你了假如這婦人並不是陌生人他能開門走進來麼曼生道他似乎不能的因爲我曉

得門上的鎖匙。祇有一柄帶在我姊夫身邊。一刻也不離開的。周立克道：「是否另有一柄爲一個少年男子所有麼？」曼生掉轉頭向窗外望，嘴裏回答道：「我不能曉得。」周立克聽他這句回答的話，很覺滿意。隨即從身邊掏出一本袖珍簿，又說道：「我問你的話了，請你據實答覆我。」范禮先生是誰？曼生道：「他是我的姊丈。他是曼生船公司的第二股東。周立克道：「但是公司的名稱上何以並沒有他的姓氏？」曼生道：「這當中有個道理。因爲這公司成立已有好多年。現在雖有兩個股東，就是我的哥哥和這位范禮。但當我父親死的時候，這公司的名稱早已定爲曼生船公司。後來范禮加入爲股東，但我哥哥以爲名稱早定，所以

未曾更改。周立克道：「范禮在甚麼時候加入爲股東的呢？」曼生道：「在三年前那時，他正和我姊姊結婚。周立克道：「范禮可曾拿出些資本來呢？」他說：「這話時看見曼生很露出驚奇的模樣，一會方纔復原。就又道：「曼生小姐，我問這句話，你必以爲奇突，但我因爲要明白這事的內容，所以不得不問個詳細。請你原諒。曼生就答道：「據我所曉得的，他自己拿出來的資本委實有限，却都是我姊姊拿出些私蓄買去一半的。股份原來我姊姊很有些私蓄的，他說到這裏，又紅着臉道：「這些事我本無權告訴你，所以你倘再要追問，請你去問范禮自己罷。」周立克道：「也好，請你將他的地名告訴我。」曼生道：「他住在海之西端，瓦得爾街。

周立克當即將這地名記在袖珍簿上。又說道：我預備打個電報給他，因為明天官廳審問時，必須他到場的。又道：有個身段瘦長，嘴上已有鬚鬚的少年，你可認識麼？他可是你姊丈家的客人麼？曼生道：我不曉得。我也不認識。這樣的人，你因何問這話？周立克道：因為曾有一個少年從這屋裏出去，和警察在街上講話，就在這個時候。這少年的同黨却在屋裏害死那婦人了。曼生道：這樣說來，這件案裏是有兩個男兇了。周立克道：我們正是這般設想。又道：曼生小姐自從你姊姊動身之後，你委實未曾到過這裏麼？曼生道：我委實未曾來過。周立克道：但是米多美離開這裏很近，我不信你未曾來過一次。曼生道：空

屋一所，我來做甚麼呢？周立克道：當你姊姊在家時，你不是也住在這屋裏麼？曼生道：正是。我向來是我姊姊同住的。周立克道：那麼你現在雖寄居在朋友家，你所有的物件自然還在這屋裏了。曼生瞪眼望着周立克，似乎不了解他這話的意思。嘴裏却很堅決的答道：正是。我帶在身邊的，祇是日常應用的物件。想我離開這裏已將有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之中，我的腳從未踏到這安息里。周立克道：你出外的時候，難道也未曾經過這屋子麼？曼生道：我且未曾踏到這安息里，還說甚麼經過這屋子呢？周立克見盤問不出頭緒，不由得很失望。道：你對於這案真個是一無所知麼？曼生道：正是。我一些也不曉得。

的周立克不響用手撫着下頷眼光直射在地上想了一會又問道當范禮加入這公司之先他做些甚麼生意曼生道他不做甚麼生意却最歡喜游歷據我看他的行爲實在是個毫無目的的浪漫派人直到結婚以後還是我姊姊勸他纔答應加入這個公司的周立克又靜默了一會却很注意的觀察這間房又道我看這間房的佈置真是希奇可是出於你姊姊的意思麼曼生道不是的是由我姊姊親自佈置的其實我姊姊很不中意曾說一色純白看在我裏未免覺得荒涼怎奈我姊姊偏要這樣我姊姊也就無可奈何了周立克道這間房是在甚麼時候佈置的呢曼生道我姊姊佈置這間房那時他還未和

我姊姊結婚呢周立克道我想你姐夫爲了結婚纔佈置這間房的曼生道不是因爲在他們結婚前六個月我姊姊已經住在這裏了周立克道是呀那時他雖還未結婚但婚約必早已訂定這必是你姐夫以爲你姐姐歡喜這樣佈置的房間他纔特地佈置的曼生道不是這般說因爲他們訂婚約和結婚的時候當中祇隔着三個月的工夫那時我姐夫別出心裁早就佈置成這間房了周立克心想這就奇了難道真是范禮喜歡這樣佈置的房間麼又向曼生道你這樣開誠布公的回答我真萬分感激現在我們可以去察看那屍身了曼生聽說這話臉色格外慘白但他也不回却當即一聲不響隨着周立

克走等走到屍身所在的房門外。曼生忽向後退了一步。很悽楚的說道：「你怎麼將這屍身偏偏放在我的房裏？」周立克一面推門，一面答道：「我委實不知道。請你原諒。」曼生往房裏走時，又囁咕着道：「這樣一來，我可再也不敢住在這房裏了。」這時周立克並未進房，却站在房門口，看着曼生走進去，心中止不住暗想：「范禮結婚時間，真是匆促極了。連新房也來不及佈置，却把新婦引在這原住的舊屋裏，也未免太草率了。」范禮結婚之前，大約是個獨身漢，那麼，又何必住這偌大的房屋呢？難道那時另有一婦人，和他同住不成？這間房，正爲了這婦人佈置的麼？若果如此，這婦人或者正是如今的死婦也。未可知，但門上

的鎖匙，祇有范禮身邊的一柄，除非是范禮開了門，這婦人必不能進內。但是范禮却遠在一海之西端，「呢？」周立克想了一會，不由得又失笑道：「我亂想些甚麼？且等范禮回來，彼此見面之後，那時問這道理，也不爲遲呀。」於是周立克也走到房裏，曼生就道：「我認不出這婦人是誰。」周立克道：「你可曾認清他的面目麼？」曼生道：「我已看得仔細，委實不認識他。」又苦聲說道：「看他的模樣，生前必是個美貌婦人，可惜竟這樣的慘死了。」祇是他來到這空屋裏，究竟甚麼道理呢？」周立克道：「是呀，這真個猜不出了。」他縱然有事來，的又是誰將他殺了呢？」曼生向外房走，嘆氣道：「這真是件奇事了。」周立克道：「我想門上的鎖匙，既然祇有

范禮身邊的一柄這婦人能個進內自必是范禮開了門讓他進來的那麼祇須等范禮回來問他一聲便知分曉了曼生聽了這話很吃一驚連忙問道你可是以為我姊丈和這案有關麼周立克道因為鎖匙祇有一柄他若不開門這婦人怎能進來呢曼生道你方纔不是說有個有鬚鬚的少年也有這門上的鎖匙麼周立克道是呀范禮沒有鬚鬚麼曼生道他委實沒有鬚鬚的周立克道難道他不能化裝麼曼生憤憤的道你這敢這樣武斷我敢說范禮必無關係因為昨天晚上他委實在「海之西端」病倒在牀上呢你若不信我給個電報你看這電報是我姊姊打給我的原來我真說明天到他們那裏去我

姊姊却在昨晚五點鐘打電報給我說是我姊丈忽然病了叫我不必去了周立克聽了這話心想范禮若果真病倒在牀馬義根遇見的那人自然不是他了又向曼生道這電報你能給我看看麼曼生道稍停一會兒待我派人送給你便了總之這婦人怎樣走進這屋因何被人害死范禮必然一概不知請問他怎樣被人害死的呢周立克道照情形上推測必是當他唱歌時兇手從左方將他刺死曼生道唱歌麼唱甚麼歌呢周立克道他唱的是萬福歌曼生很驚奇道萬福歌是我姊姊最歡喜唱的歌呀周立克道哦你姊姊不是也在「海之西端」麼曼生道你問這話大約又疑心到我姊姊身上了周立克道我對

於無論何人都不敢疑心。祇不能不詳細盤問。希望能問出些頭緒。曼生道：但是你何苦儘着憑空盤問。不在實事上研究呢？周立克道：此話怎講？曼生道：那殺害婦人的兇器，你也當研究一遍呀！周立克道：是呀！怎奈那武器遍尋無着。大約已被兇手帶去了。本來殺了人，丟下兇器，真是太愚笨了。方纔據醫生就傷痕上推測說：這婦人是被一柄長窄的匕首刺死的。曼生道：那麼這兇手定是外國人了。周立克道：這話又是甚麼意思呢？曼生的臉色發紅，道：沒有甚麼意思。我不過以爲外國人常用這種武器。至於我們英國人是不會用這匕首殺人的。周立克道：英國的男子雖不用這種武器，但英國的婦女或者竟然用

呢？因爲這案的兇手現在還未能斷定。是男子還是婦女呢？說時眼光直射在曼生身上。曼生不響一會。纔道：如今你對於這案可有些具體的意見麼？周立克道：這個委實難說。如今我們假定這死婦是自己走進來的，但他怎能有這門上的鎖匙呢？他又爲何來的？他是尋人來的麼？那麼這入必然正是殺他的兇手。或者還不祇是一人。曼生接着說道：不祇一人，定是兩人了。周立克道：是呀！因爲那少年和馬義根講話同時，必另有一人就將他殺死。這不正是兩個麼？我再設想當時的情形，必是這兩個凶手看見門外站着，一個警察深怕壞了他們的大事，於是甲就有意走出大門，和這警察閒談，將他調開。乙見這婦

人獨自坐在底霞娜前口唱萬福歌他就走到背後一刀將他刺死後來乙也就揚長而去了然而這也不過是一種揣測究竟事實怎樣仍是無從斷定總之非見了范禮這案委實沒有進行的方法因為這婦人既能來到他的屋裏他定然認識：曼生截住道他必不知道這事因他正病倒在牀上呀周立克不和他辯祇道等范禮回來時我們再談罷說着他就站起身來這時陸壽忽然衝進來道我的汽車已尋着了周立克和曼生同聲問道你在那裏尋着的呢陸壽道在迦靈火車站的場上曼生迅速的問周立克道倘要到「海之西端」去怎會走到迦靈車站去呢周立克道我不敢說范禮定是兇手

白 室 記

張 碧 梧 譯

第五章 范禮之訴詞

這白室裏面的暗殺案發生之後曉得這事的人固然是十分驚異。先恐後搶着來看個究竟。上章書中已經說過。至於住居在特勞區域內的人家聽了這麼一回事格外是奇詫萬狀。因為這是從來未有的一件大事爲了有這麼一回事就惹動那些新聞記者偵探和警察們都趕着前來這一片安甯乾淨的地方。頓時鬧得沸沸揚揚。紛擾不堪了。這時范禮夫婦已從海濱趕回兒女們却仍舊在那裏。他們夫婦倆奉了官廳的命令。來到他們住宅附近的一個公共場所預備長官訊問范禮。並請求將那死婦的屍身趕快移往別處去。莫久久的攔在他的住宅裏。他說道：這屍身應該立刻移出我的住宅。又道：這婦人的面貌我已詳細看過。我委實不認識他。且從未看見過他。一次我妻子也不識他是誰。至於他因何跑進我的住宅。就此死在裏面。我更是不得而知了。周立克問道：這門

上的鎖匙不是僅僅你有一柄麼他說完這話就拾起兩道銳利的眼光直望着范禮等他回答范禮當下回答道正是這門上的鎖匙祇有一柄帶在我的身邊並且這把鎖是特製的除掉我帶在身邊的這柄鎖匙外無論甚麼式樣的鎖匙也不能開了這把鎖說時就從身邊掏出一柄細長的鎖匙遞給周立克周立克接過來看了一看隨即拉開一隻抽屜從中也取去一柄鎖匙這柄鎖匙就是馬義根在路上拾着的兩下相較竟是一般無二就向范禮道你看呀這柄鎖匙不是和你所有的一樣麼我並看出馬義根拾着的這一柄還是新製的呢范禮看了十分驚異道你這一柄鎖匙是從那裏得來的周立克道

就是那個騙誘馬義根離開你的門首的少年落下的范禮發出很狐疑的聲音說道這就奇了當中的情節我可委實推詳不出了回想當初替我製造這柄鎖匙的銅匠我曾給他很優厚的報酬他曾發誓不私造第二柄的怎麼如今偏偏發現這同樣的鎖匙呢周立克道你會留下這銅匠的住址麼范禮道我留下的但是放在城裏我的辦事處中待我取給你看便了祇是我敢相信這銅匠是個可靠的人因為我看他平日行事不愧是個誠實的手藝人周立克摸摸他的下頷道誠實的手藝人有時爲了金錢也能做出非常的事來范禮也不多辯祇道姑作此說罷但是這位奇怪的婦人因爲甚麼道理跑到

我的住宅裏來又怎麼竟會被人暗殺死了呢周立克道這兩個問題我們正在搜尋答案我還不能答覆你又忽作疑問道你到底不認識這婦人麼范禮的容貌本來很爲俊秀現在因爲害了幾天病臉色稍爲憔悴蒼白一些但他聽了周立克這一句問話蒼白的臉色當中立刻泛出紅色很激昂的問道你問我這句話可是疑心這件事是我做下的麼周立克用十分短峭的語調回答道男子都喜歡結識美婦人的范禮道這話也不錯我原也有這種脾氣和一般的男子一樣但同時我很效忠我的妻子因爲我愛他的情是十分懇切的警官先生我且舉出一個最大的證據當這案發生的時候我正病倒在

濱呢倘若說我曾到這裏來也會認識這個婦人那麼我縱要害死他也不必將他引到我的住宅裏來呀周立克又安慰他道不是這般說你太認真我的話了但是你這一柄鎖匙曾有時離開你的身邊麼范禮道不會從來不曾我將這鎖匙扣在一條鐵鏈子上這鐵鏈子却掛在我的身邊除掉晚間卸下來睡覺一到早上就又掛將起來了所以祇有我的妻子能夠碰着他又很鄭重的問道你聽了我這句話又將疑心我妻子私下摹仿了這式樣麼周立克不答但道范禮夫人可認識這婦人麼范禮道他未曾見過這婦人大約沒有一人能認識他是誰周立克道奇了奇了他因何被殺死在你的住宅裏呢范

禮道你不曉得這婦人的姓名麼周立克道我怎能曉得遍查他的衣服上又沒一些標記衣袋裏也沒有名片和信件我愁他是在黑暗中溜進你的住宅他的靈魂大概就被這黑暗的惡魔勾攝去了范禮道據我看來這回事真是奇怪極了現在我已預備犧牲了這別墅我妻子也是這個意思所以這件事發生我們很受損失呢我們再會罷周立克道慢着你可認識一個有小鬍鬚的少年麼范禮頓了一頓道我雖不能認定這麼一個人但我以為熟人當中大概總有這小鬍鬚的少年罷周立克聽了這話雖覺空泛但以爲很合着意味就道我們再慢走一刻不妨再細談一會但是他們談的結果仍是空所無

得范禮走後周立克心裏據紀森醫生說這婦人必是被凶手從背後打了一下他就立刻死了死的時候距離請紀森來驗屍時大約已有五個小時這話若不錯那唱歌的婦人必然不是這死婦人了和馬義根講話的那個少年也就不是兇人的同黨有意調開馬義根好讓兇人動手了因爲當這少年走出這別墅時那死婦人早已死去三個小時了至於一般的輿論真是各執一說一時也判斷不下誰是誰非范禮夫婦又都說不認識這死婦范禮並說門上的鎖匙從來未曾離開身邊他妻子又替他辯護說此案發生時候他正病倒在好多里路以外這是很有力的證據馬義根雖能詳述他怎樣遇見那少

年和他講了些甚麼話又怎樣走進這別墅發現這死婦的屍身但也不能從這當中尋出一些線索陸壽也說明他怎樣失去汽車又怎樣在迦靈克洛司車站尋着祇可惜不曉得是誰將汽車開到那裏的所以雖有這各方面的報告結果却等於零後來周立克又向范禮道案情既這樣複雜又尋不出眉目祇好慢慢的再說罷祇是這婦人死得真可憐如今應當趕快將他殮葬纔好這殮葬費祇好取給於牧師罷范禮道忽然改了口氣道這却不必這婦人既不幸死在我的住宅裏我情願花費幾個錢結束他的身後諸事我也曾和我妻子商量他也很贊成這辦法周立克又追問一句道你委實不曉得這死婦的

事麼范禮道這個我真不曉得周立克道你真是個好人你爲了這死婦人很受了些煩累如今還肯出錢來殮葬他平常人怎麼肯呢范禮道這不過是我的惻隱之心罷了你可曾登報招領屍身麼周立克道這方法已實行並且發出印有他的照片的傳單又通令倫敦各警察局一體注意尋找屍屬我想不久定有人來認領屍體的范禮道這是一定的像在這光明的倫敦城裏一個婦人不能就像這樣埋沒的周立克反駁他道但是我說正因在這倫敦城裏婦人纔能這樣埋沒因爲常有些人失蹤之後過了好幾年再也打探不出一些消息於是這失蹤的人就此算完結他們的一生了我據此推測敢說這案

中的死婦究竟是誰他從那裏來的因何被殺死在你的住宅裏也恐怕要永遠不能明白了范禮道真的麼似乎不致這樣罷又問道你會到銅匠那裏去過麼周立克道我已去過了據他說他從未造過和你同式的鎖匙並說他也記不得你這鎖匙的式樣了范禮很狐疑道難道他竟未曾留下這個式樣麼假如我失落掉這柄鎖匙周立克道他也不能替你再造一柄了但他話雖這般說我仍當暗地監督他怕他或者是說謊因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委實不敢輕易信任別人的范禮道怪不得你也不能信任我呢周立克咳了一聲噉道實因這案太離奇我不能不有這許多疑慮但是如今我已相信你 and 這案

無關了范禮道那麼我應當感謝你能消除對我的疑心真是我的大幸周立克道這真是你的大幸假如那天晚上你在城裏老實說你還不祇是嫌疑入呢范禮道你可是要說我是(句)周立克截住他的話頭道沒有甚麼不必說下去了范禮先生不是我多疑心你假如你處在我這地位你見有個婦人來到我的住宅裏於是他就被入害死這門上的鎖匙又祇是我有一柄那麼你必得說我若不開門這婦人何能進內這門既是我開凶手必然也是我范禮先生我這番話對也不對如今幸虧你能說出種種證據你的嫌疑纔能消除否則恐怕十有九人要疑心你胸中藏的事實必較你所說的多上幾倍

呢。范禮道其實我心裏的話都已說出來了。周立克道我相信你和你夫人所述的證據都強而有力量。足能證明你無罪了。如今我預定的計劃就是一面探聽那有小鬍鬚的少年人一面再查明這婦人過去的歷史。因爲若能明白了他過去的歷史他的致死之由。或者也能推究而得還有一件事須拜託你。你倘有何聞見請你照實告訴我。范禮聳起肩頭取出一支雪茄道但我已不願多問這回事了。我等將這婦人殮葬之後便將離開這別墅了。周立克看了他一眼也不再說甚麼。後來就和范禮告別去了。這位不知姓名被人害死的婦人已舉行葬禮了。陸壽和范禮都曾到墓地上去。柩車的後面還跟着許

多人都是趕來看這慘死的婦人。最後一幕的這班人曉得這殮葬費是范禮拿出來的。就都很稱讚他。還有些人和他握手當柩車人士的時候。范禮的臉色蒼白不堪。但人都曉得他是扶病前來。却也無人注意。葬禮完畢之後。衆人漸漸散去。留下這一堆黃土。任那風吹雨打。日晒了墓中人的冤情。似乎也。被這黃土和人世隔開。原來社會上的人已慢慢的丟開這回事了。幸虧有一次日日新聞報上登出一篇紀載。這纔又激動衆人。於是舊案重行提起了。這篇報上大略說道：「特勞區域裏面竟然發生暗殺案。真是非常的故事。我們委實不能輕易看過。應當督促地方當局趕快查明真相。捉拿兇手。纔是道理。」

白 室 記

自○從○這○段○紀○載○披○露○之○後○又○有○一○家○報○館○名○叫○『○晨○星○』○的○也○來○這○般○說○法○並○且○說○得○格○外○嚴○重○好○惹○起○羣○衆○的○注○意○使○當○局○不○敢○草○率○從○事○那○麼○這○死○婦○果○有○冤○情○纔○能○明○白○兇○手○也○纔○能○懲○治○果○然○社○會○上○的○人○看○了○之○後○紛○紛○的○向○警○察○局○裏○質○問○警○察○局○裏○這○纔○加○緊○查○辦○足○足○忙○了○兩○個○禮○拜○之○時○居○然○發○現○一○件○奇○事○了○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六章 又發現一間白室

范禮夫人向他的妹妹說道：「你要怎樣請你自己拿定主意罷！我們夫婦現在已決定改良一番了。這時曼生手裏正編織一件東西聽了這話就擡頭問道：你們預備怎樣改良呢？范禮夫人不回答，祇用一種沉着的態度將房間裏望了一遍。這間房陳設得很齊整，式樣却不免古舊一些。加之范禮夫人和曼生都是身穿時髦的衣服，坐在這當中越發顯得一新。一舊迥不相同了。范禮夫人身材修長，端坐着時有如一座偶像，面貌又沈着堅定，眉目雖生得秀美，祇是露出一股冷酷之氣，令人不敢和他親近。他的眼光更是兇狠，無有一些慈祥的神氣。他倘若編織毛繩的披肩時，無論說甚麼話，休想他擡一擡頭，嘴裏儘說手裏仍舊織連一針也不願稍停。即此一端，就可見他的心情是堅定無比的。了他待遇范禮一味的用壓制手段，不論甚麼婦人大概都趕他不上。因此曼生常想男女結

婚務宜性情投合他的性情既是這樣何以偏偏嫁給了愉樂靈敏的丈夫呢就不怕爲了性情不合感情不能配治麼

范禮夫人和曼生雖是同胞姊妹但二人的外貌和性情都大不相同范禮夫人是身高皮黑曼生却高矮恰當面貌也很美麗一派天真燦爛的神氣更是令人見了可愛他心裏快活臉上就露出笑容心裏受了甚麼委屈臉上也就顯出生氣的神情一些也不會做假他們姊妹倆穿的衣服雖是相差不多但曼生的衣服喜歡加做一道邊這是和他姊妹不同的范禮夫人又喜歡穿黑色外衣穿在身上時他真像是個磨姑其實像他這種性情若是去做尼姑到

覺是再好沒有的呢他的體質很康強從來難得生病長到這般大牙齒未曾痛過一次頭也未曾痛過這却也是別人不可及的呢

講到結婚這件事如果男女兩方性情和合他們的婚姻定能美滿倘若他們的性情都很剛強各不相讓結果就難免離婚還有一剛一柔的夫婦他們的家庭生活也還能夠勉強和平因爲男的是剛壓迫妻子妻子必不敢反抗女子若剛男的雖受了他的壓迫也必不敢響一聲所以這樣的家庭中不致於發生衝突的范禮夫人有見及此當他未嫁人的時候就決定要嫁個性情柔順的丈夫那麼他壓制丈夫丈夫纔能俯首聽命不敢違拗後來遇見了范禮

見范禮的性情恰如他的希望所以就嫁給范禮爲妻了他們結婚之後范禮夫人就伸開鐵手將范禮抓在掌握之中任意玩弄范禮也真無用從不敢反抗一下子不過這番情形外人怎能知道還將他們當做一對快活的夫妻曉得這情形的祇有曼生但他因爲和他們同住各事自當照應他們一些所以他也從未將這情形告訴別人別人就更不能曉得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再說范禮夫人將這間房望了一遍又慢慢移轉眼光射到曼生美麗的臉上他本很可憐曼生但事事又和曼生反對幸虧曼生拿定了自己的主張從不和他計較姊妹間的和平纔能維持着不過因此姊妹的感情却很不融洽罷了

自從這白室裏面發生了那件暗殺案他們就又多了一層疑障現在那婦人的屍身雖已殮葬報紙上面也難得有關於這事的記載就是一般人也不很題起這事不過他們心中却還牢牢記着曼生想到那屍身的慘狀還覺不寒而慄所以他就說道我的臥室裏不幸曾安放過那屍身我不願再住在裏面了必須掉換一間纔好范禮夫人冷冷的道方纔我已向你說過你要怎樣請你自己拿定主意罷曼生道我還有句話問你這所別墅中既經發生這暗殺案這房屋委實不祥你還留戀這別墅麼范禮夫人道我不捨得拋棄這別墅的因爲我很喜歡這別墅和這附近一帶的地方我所最喜歡的却是這間

白室曼生聳起肩頭道這間白室不正是那可憐的婦人被害的所在麼范禮夫人見他這樣就笑起來道是的但和房屋是決無關係的不能因為那婦人在這裏被害我就不要這房屋呀老實說罷慢說祇有這間白室中死了一個婦人便是每間房裏都死下一個人了我也不怕也不避開去的曼生道但不知我姊丈的意思怎樣范禮夫人道據他的意思是不願再住在這別墅中但我怎能服從他的命令呢好在他已預備出洋我和他各行其事便了曼生道他可是爲了商業上的事出洋麼范禮夫人擡起兩眼道你怎樣問出這句話來難道你姊丈的脾氣你還不曉得麼他本喜歡游歷常常乘着游艇出去頑

耍一連好幾個星期方纔回來這是常事呀因爲他和海水好似結下了不解之緣的一般無怪我們的兄弟傅利格說叫他在寫字間裏辦事真是耍了他的命了曼生道傅利格就讓他出洋麼范禮夫人道他爲何要阻攔他呢你的意思是因為范禮既有職的股東就不便遠遠走開其實他走之後我儘可代表他的曼生道這是甚麼話呢范禮夫人道這是很合理的事本來范禮未曾拿出幾個錢來錢都是我的那麼我享受這股東權利不是很合理麼至於范禮的錢大概是爲了我一古腦兒都用在裝飾這房屋上面了曼生道他裝飾這房屋不是在和你結婚以前麼范禮夫人道是的不過那時他已認識我

了他會向我說房屋已預備好叫我務必嫁他爲妻。我見他這樣懇切就一口答應下來頓了一頓又道。其實我和他並無深切的愛情我所以嫁給他當中却有作用因爲我見傅利格的爲人很不精明那公司如若由他一人辦理將來必然失敗我心中不忍就嫁給范禮爲妻好將錢拿出來加入那公司爲股東於是對於公司中一切事件我就有權去過問了。曼生道這樣說來你嫁給范禮並不是真心嫁給他的了。范禮夫人連搖搖頭道不是真心你且聽着待我再將詳情說給你聽。想當初我們父親死時他給你的遺產每年祇約有五百元的進款但給我的却不止此數因爲他曉得我爲人精明善於理財的原

故我既有了這一筆款子就和傅利格商量允許我加入公司做股東他却定不答應我無法祇索能了。但此心終不死後來嫁給范禮就拿我的錢用了范禮的名義加入傅利格的公司傅利格這纔答應祇是他見范禮不會做生意就允許讓我去做代表了。你聽了我這番話我所以嫁給范禮的原因你自然完全明白了。不過范禮若不是個庸懦無用的人我也未必嫁他。恰巧他柔馴得和狸貓一般我這纔能約束他事事聽我的命令。曼生道難道你們這頭親事一次也無有愛情的作用麼。范禮夫人笑而不答。曼生又問道你雖說了這一大篇話但范禮定要出洋的原因我還未曾明白。范禮夫人道有甚麼原因

呢。他喜。歡。過。水。上。的。生。活。隨。時。就。能。動。出。洋。的。念。頭。而。且。他。出。洋。之。後。商。業。上。的。事。有。我。替。他。料。理。一。些。不。受。影。響。還。有。一。層。他。喜。歡。坐。船。我。却。喜。歡。坐。在。寫。字。間。裏。這。樣。一。來。不。是。兩。人。都。可。稱。心。了。麼。至。於。這。座。別。墅。范。禮。現。已。十。分。惡。嫌。預。備。將。他。關。鎖。起。來。和。我。搬。到。法。國。或。是。瑞。士。國。去。住。家。曼。生。道。倘。若。真。搬。到。瑞。士。國。去。你。離。倫。敦。既。然。遠。了。就。不。能。照。料。公。司。裏。的。事。范。禮。喜。歡。坐。船。也。未。免。太。不。便。當。范。禮。夫。人。道。是。呀。我。們。正。爲。了。這。一。層。所。以。去。處。還。未。決。定。總。之。將。來。的。住。處。必。然。靠。近。英。格。蘭。因。爲。我。往。返。緣。便。當。范。禮。靠。近。海。濱。也。可。常。常。航。海。了。我。祇。恨。傅。利。格。太。無。本。領。否。則。何。用。我。來。操。心。呢。曼。生。道。你。可。是。預。

備。叫。范。禮。長。久。的。離。開。你。麼。范。禮。夫。人。道。你。這。話。說。錯。了。我。實。不。願。和。他。久。離。曼。生。道。那。麼。你。還。愛。他。了。范。禮。夫。人。道。我。和。他。既。已。成。爲。夫。婦。就。不。免。有。些。愛。情。不。過。這。愛。情。有。深。淺。之。別。罷。了。將。來。我。們。搬。家。這。去。你。將。作。何。打。算。呢。曼。生。道。你。們。不。要。我。跟。隨。同。去。麼。范。禮。夫。人。道。這。個。隨。便。你。的。意。思。不。過。據。我。看。來。你。的。年。紀。已。一。年。大。似。一。年。又。有。這。一。定。的。收。入。大。可。組。織。個。家。庭。了。曼。生。望。着。他。姊。姊。道。你。們。要。逼。我。搬。出。去。麼。范。禮。夫。人。道。那。能。有。這。回。事。你。是。范。禮。的。好。朋。友。他。和。你。很。要。好。你。住。在。這。裏。又。無。損。於。我。我。也。不。能。個。和。你。一。同。搬。出。去。這。去。與。不。去。的。問。題。須。得。你。自。己。解。決。的。曼。生。沈。吟。了。一。下。道。我。不。一。定。再。

和你們同住因爲我儘可住在葆文絲葉的家裏范禮夫人道你住在他家能個安靜麼曼生道我預料定能安靜的因爲絲葉和我很要好的范禮夫人道但我以爲絲葉是個放蕩的女子他的未婚夫又是一個粗鄙之人曼生道這話不確陸壽的心腸委實很爲和善范禮夫人道但我以爲他定然粗俗不堪絲葉的爲人又怎樣呢曼生道他是世界上最可愛的

女子了范禮夫人又將眼睛擡了一擡道我不相信的曼生道你是險掉相信自己別人是一概不相信的范禮夫人道這却也不盡然范禮的爲人我就有一些相信曼生道你的脾氣真是偏僻極了和我父親一樣范禮夫人道這話很對因爲我和他的脾氣相同所以他給我的遺產獨多至於你和傅利格却像我們的母親遇事姑容若無骨試問這樣的人還能做出一番事業來麼曼生見話不投機本想走了出去但想還有話和他說祇好耐着性子再坐一會當下又道我和嘉福結婚你可能不再反對麼范禮夫人道這却不能因爲我看嘉福這人畢竟不是好東西但若你自願走上那條自殺的路我却無法阻止你祇好聽憑你去不過我們不久就要搬家你究竟跟隨我們走還是嫁給嘉福你須得預先決定纔好曼生道這個自然但是你們預備幾時動身呢范禮夫人道大約總在三四個月後因爲還有許多事件要料理清楚纔能動身我且問你可曾接

受嘉福求婚時那一次的握手。曼生道：我和他已經訂下婚約了。范禮夫人聳高肩頭說：道像你的好女孩子，竟嫁給一個戲子，真是可惜。我想他進款有限，將來恐怕不能養活你罷。曼生道：但是我自已也有進款，儘夠我們的生活了。范禮夫人道：他既是真心愛你，怎麼近來並不來看你呢？曼生道：這是我叫他莫來的，因為你這樣惡嫌他。他若來時，和你見了面，難保言語間不起衝突，不如不來的好了。范禮夫人道：你在葆文家時，可曾會見他麼？曼生道：會見過好幾次。范禮夫人道：你們預備幾時結婚呢？曼生道：婚期還未揀定。我親愛的姊姊，你莫以為他是個戲子，但他委實是個好人，將來必有作爲的。范禮

夫人道：無如他現在總是個戲子呀。曼生道：你爲甚麼這樣反對呢？范禮夫人道：不是我反對，你實是你無知人之明。我既是你的姊姊，就不能不進你一個忠告。曼生道：這麼我應得謝謝你了。但是我不願和你們出洋再住在一處，因為住在一處非但無有好處，還得常常吵嘴。這是何苦呢？范禮夫人道：你決定了麼？曼生道：我決定住在葆文家裏了。范禮夫人道：如此也好，但是你若真個和這戲子結婚，舉行婚禮時，我是不願到場的。曼生很動氣道：且等我來請你到場，你再說這話也不算遲呢。說完就走。將出來本想一想，一直回到自己的住房，但忽聽見那間白室裏有些聲音，就走過去看時，不免很爲驚詫。見嘉福正

和范禮坐在室中。他們看見他時，嘉福就立刻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說道：「你恰巧也來了，我真快活極了。」曼生道：「你既來了，因何不告訴我一聲？」說時，二人就接了個吻。范禮見了，很不安的道：「這是我叫他，莫通知你的，因為我曉得你正和我妻子談話。」他若去通知你，我妻子也必曉得他也必趕了來了。又用手撫摩着額頭道：「這件暗殺案，真鬧得我徬徨無主了。」曼生望着嘉福道：「你可曾曉得這件事？」嘉福道：「我已曉得了，本想來看你，怎奈你不叫我來。」范禮道：「你已長遠不來了。」嘉福道：「自從你到海濱去後，這還是第一次來呢。」上一星期我會見曼生，却是在葆文家裏。又向曼生道：「你可是預備走了麼？」當嘉福說話時，

曼生的臉色忽然變了一面，回身向外走，一面呆呆的望着他。聽他問這話，就很快的答道：「我一定要走了。」因為還有幾件應做的事，我再來會你罷。嘉福將他攔在門首道：「你甚麼時候來尋我？」曼生道：「有了定時，我寫信給你。」便了說時，就推開嘉福的手，急忙的走開去了。嘉福復行靠近范禮坐下，道：「他這樣匆忙，不知爲了甚麼。」范禮道：「我猜他方纔和我妻子談天，正是講論你身上的事。」我很望你早早和他結婚，將他帶出這裏，因為他和他姊姊同住，實在很不舒服。嘉福很沈悶的說道：「祇是我現在無有良好的職業，境遇很難，恐怕不能養活他。」范禮道：「但是他自己有錢，足能養活你了。」嘉福羞得臉上發紅，道：「我怎能

倚仗妻子過活呢。總之我一天無有多錢，一天不能和他結婚。范禮笑出來道：但是你怎能在短時間內變成富翁呢？嘉福道：或者這希望也說不定。因為我預料有一筆款子快到我的手裏了。范禮聽了很起勁的問道：這款子從那裏來的呢？可是你的親戚寄給你麼？嘉福點頭道：正是原來我母黨親中有一位表兄他姓卜蘭德。范禮忽然跳起來道：你說甚麼？嘉福道：我說我有個表兄姓卜蘭德，他本住在奧大利亞。他是個富翁，他定能借給我些錢。他若不直接寄給我，我去寄給他的表姊范禮。這時復又坐下道：我有個熟人也姓卜蘭德，他實是個惡徒，曾經騙去我一筆款子。他不是個藍眼睛的少年麼？嘉福道：這

個我可不懂得，因為我並不見過他的面。但是看他的小照，却像是個性情和順的長者。眼睛也不像是藍色。至於弗拉的眼睛却是褐色。范禮道：弗拉是個好名字，但不知他是誰？嘉福道：他正是我方纔所說的那個表姊。倘若卜蘭德有錢寄給他，他定能幫助我的。他住在哈姆司里，但是他的家裏我還未去過。范禮道：這是甚麼道理呢？嘉福道：因為我認識他，祇有不多幾個月是在無意中遇見的。彼此談到家事纔曉得正是親戚。當時我曾答應去會他。范禮道：你又爲何不去呢？嘉福道：因爲有事耽擱到今。等我接到那筆款子，我就不再唱戲，或者去研究法律。范禮道：你本有法律知識麼？那麼我就得請教你這件暗

殺案應當怎樣辦理纔好。嘉福道：「這個你不必問我。因爲這案的詳細我並不十分清楚。你可有甚麼意見麼？」范禮道：「我無有甚麼意見。祇覺得這案奇怪罷了。我的心神並因此鬧得不定。現在不願再住在這裏。預備搬到瑞士國去住了。」嘉福道：「瑞士是多山之國。你住在那裏不是不能常常游海了麼？」范禮未及答話，房門忽然開了。范禮夫人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份晚報，他看見嘉福很受了一震，但隨即就安靜如常。道：「我會見你，很爲高興。待我去通知曼生，他正很盼望你呢。」嘉福道：「方纔我已見過他了。現在我並且也要告辭了。」范禮夫人道：「難道你們吵嘴的麼？」嘉福道：「沒有這回事。」范禮插嘴問他妻子道：「你來做甚麼？」

的范禮夫人不答，却用手摩摩范禮的額頭道：「你的頭上熱得很。自從這案發生後，可憐你未曾舒適過一天。」范禮阻攔他道：「莫提這件事了。說時並推開他的手。」范禮夫人坐下道：「嘉福先生慢走一步，且看這報紙上的記載。」嘉福道：「難道有甚麼新發現麼？」范禮夫人道：「正是這間白室（句）范禮和嘉福聽他這般說，不約而同的接上道：「這間白室又將這白室望了一遍。後來又呆望着范禮夫人。」范禮夫人道：「這段記載不必去讀了。待我來告訴你們。」能警察署裏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說哈姆司里也有一間白室，和這間一般無二。嘉福向前走了一步，道：「在哈姆司里麼？」范禮夫人道：「正是這間白室是屬於姓卜蘭德的范」

禮。望。着。嘉。福。道。卜。蘭。德。不。正。是。你。方。纔。所。說。的。那。人。

有。如。兩。座。偶。像。

麼。嘉。福。道。是。呀。我。有。一。位。表。姊。名。叫。菲。拉。姓。却。正。是。卜。蘭。德。范。禮。夫。人。道。這。樣。說。來。死。在。我。們。白。室。中。的。婦。人。恐。怕。正。是。他。了。范。禮。又。跳。起。來。道。你。怎。麼。說。范。禮。夫。人。道。你。不。必。着。慌。我。料。定。他。已。在。我。們。的。白。室。中。被。害。了。但。他。怎。會。死。在。這。裏。他。又。怎。能。也。佈。置。一。間。白。室。和。這。裏。一。樣。呢。這。真。是。奇。事。了。又。向。范。禮。道。你。佈。置。這。間。白。室。不。是。獨。出。心。裁。並。非。摹。仿。別。人。的。樣。式。麼。范。禮。張。惶。四。顧。道。正。是。正。是。我。獨。出。心。裁。的。我。並。不。認。識。這。位。卜。蘭。德。夫。人。他。怎。麼。也。有。一。間。同。樣。的。白。室。呢。嘉。福。拿。起。帽。子。道。待。我。去。看。個。究。竟。罷。嘉。福。去。後。范。禮。夫。婦。祇。管。呆。呆。的。對。望。着。一。聲。不。響。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七章 卜蘭德夫人

哈姆司里地方有一條巷子名叫烤稚鷄巷。這巷名很新奇，是由一位詩家訂下來的。這條巷子風景很好，路的兩旁有古代的大樹，枝葉繁密，雙方接連起來，恰如一幅天然的帳幔，罩着這一條巷子。真正有趣極了。但路旁的房屋並不高大，都是小小結構，端坐在那樹木衆多的花園當中。房租也很低廉，所以這些房屋再也不會空閒着。話說有一個夏天的早晨，在一家門首站着一位容貌堂皇的人，這人正是周立克。他這時身穿便服，態度安閒，臉上露出堅毅的神氣，目光灼灼的直望着那潮濕而白粉脫落的牆壁，並見旁邊有一道綠漆的籬笆，裏面正是一座花園。園中花木很多，正在開花時候，紅綠相間，很覺好看。那邊有一道狹門，上面寫着「樊利住宅」。各個窗戶間都掛着綢製的窗衣，都用淡紅色的絲繩束着，門上的黃金門槌擦得很光亮，階石上面塗着白粉，很覺清潔。於

此可見這房屋的主人定然不是個破落戶了。周立克站在這裏四下裏間看一陣陣的微風吹過來吹得他十分涼爽。但他心裏却十分焦急。不知約定的那人可能如期而至。看看手表已是十一點五分鐘。分明已過了約定的時間了。他正在不耐煩的時候。猛擡頭見那旁正有一人走過來。是個老年人。身材瘦長。衣服也不整齊。且還帶着些飢餓的神氣。他慢慢的走過來。已靠近周立克了。但他還未看見。似乎有眼病的一般。及至看見了周立克。就停住脚。不再向前走。神情很爲疑慮。周立克見他這樣。已料定正是他。等候的那人就走上前去。劈口問道：你正是魏白先生麼？這人很留心的答道：我正是魏白。你就不

是我寫信約來的周立克先生嗎？周立克道：正是。你來信上曾說到卜蘭德夫人和白室的事。我所以特地前來問你個究竟。魏白笑嘻嘻的問道：我倘能引導警察走上查案的正路。我不是有重賞麼？周立克道：范禮先生爲了那個婦人被害在他的家裏。曾向我說過：我倘能探出那兇手的蹤跡。他願酬我一百鎊。魏白道：我和你各得一半。能否則我不引導你去的。周立克道：話雖這般說。但你不能不引我去。因爲你既寫信寄給我。便當擔負引導我的責任。魏白用手杖在地上擊了一下。恨恨的道：我若得不着酬金。這房租的損失。不是無從取償了麼？周立克道：此話怎講？可是那婦人欠你的房租麼？魏白道：他不欠。

我的房租每月他都是按期付給我的。但他果如報上所說已經被人害死，我這空閒的房，屋却很容易租給別人。萬一空閒許多時，我不就受了這房租上的損失了麼？周立克道：你且慢發急，被害的那婦人不是你的房客，還未能斷定呢。魏白道：但是我懷疑心，這房客已被人害死了，因為自從那暗殺案發生以後，我便未曾看見過他。周立克道：倘若被害的那婦人正是你的房客，這事就真個奇怪。他自己有這一間白室，偏偏又死在別人家一間同樣的白室裏，世界上竟有這等巧事麼？如今問話少說，你且領我到那白室裏去。魏白道：好，就在前領路。周立克隨着他走不多幾步，魏白已站在一道門前。這

時有個男孩子也正站在那裏。魏白就罵他道：你這一個頑皮的孩子，又跑來做甚麼？罵時並伸手去打他。這孩子連忙避開，向着周立克道：先生請阻止他打我。我是送肉來的呀。魏白還是罵不絕口，十分動氣。周立克向魏白道：他是小孩子，你何苦和他生氣？魏白不響。這孩子却將一塊肉遞給周立克，道：請你轉交給卜蘭德夫人罷。周立克忽有所觸，就掏出一個先零賞給這孩子，問道：你是每天送肉來給卜蘭德夫人麼？他接過先零，回答道：每隔兩天送來一次。周立克道：這幾天你送肉來，照常有人接進去麼？他搖搖頭道：差不多已有兩個星期，無有人接肉進去。聽隨我放在這屋後面的一隻肉櫃裏，因此我想他

定然不在這屋裏了。周立克道：你最後一次見他時，距今已有多少天了？他用手計算了一算，道：足有兩個星期了。我記得那一天正是星期四，他還照常接過我的肉去，等到了星期六的下午六點鐘，我送牛排來，便不見他了。從此以後就未曾再見他。一面先生你若會見他時，請你告訴他一聲，就說我們店主是要向他討這肉錢的。他雖不吃，我們却是照常送來的。周立克道：他或者有事出門去了，但怎麼不留個用人守門呢？他道：他家很窮，向來不用下人的家裏的事都是他自己做。但我看他的神情，他委實是大戶人家的夫人，他又很驚訝的問道：先生，他莫非遭了甚麼歹事不成？周立克道：未必有這回事罷。我

還特地來尋他呢。他道：他一定不在家裏，你不必白跑一趟了。你且看他家的煙囪裏也無有一些烟冒出來，這不正是屋中無人的證據麼？他往那裏去？這老人定能曉得。因為他年紀雖大，却很規矩。我會親眼見他向那婦人做眼色呢。周立克道：難道卜蘭德夫人很有些姿色麼？他道：他真是個美婦人，灰色的頭髮，藍色眼睛，臉皮又白又潤澤。他的丈夫是個商人，常常在外面難得到這裏來。一趟周立克道：你曾看見過他麼？他道：我看見過他的，可惜是在暗地裏，祇見他身材長大，却未曾看清他的容貌。周立克拿出記事簿道：你是個伶俐的小孩子，我很歡喜你。很想再和你談談，他聽了這話，很起勁道：我名叫寶

弟在藍摩宰坊裏當伙計。周立克都寫在記事簿上。又道：這宰坊我向來曉得的，因為從前我也住在這裏，和藍摩也會有過往來的。這時魏白走過來拉了周立克一把，道：警官先生和這孩子談些甚麼？我們進屋裏去罷。說時，就將屋門推開，賓弟聽魏白稱呼，這人是警官先生，不由得一楞，問道：我這位女主人，可是真遇着了歹事麼？周立克道：你不必多疑心，在別人面前莫說出我們講的這一番話。賓弟連連點頭稱是，還站在門前不走。周立克叫他快走，他方纔走開。周立克就和魏白走到屋裏，打開一張警廳發出的搜查證，說道：倘若卜蘭德先生來時，見了這個，就可明白，免得我向他聲明。魏白道：卜蘭德夫人，周

立克道：卜蘭德夫人的丈夫，不是卜蘭德先生麼？魏白噤着道：那裏來的這位卜蘭德先生呢？我從來未曾見過。卜蘭德夫人家裏分明祇有他一人呀。周立克道：方纔那小孩子告訴我，說卜蘭德先生是位商人。魏白道：你真相信他的謊言？卜蘭德夫人委實不和他丈夫同住的。周立克道：那末他向你租這房屋時，是他自己出名的麼？魏白道：正是。周立克道：他可曾給你甚麼保證？魏白道：他預先付給我六個月的房租，忽又道：慢着，還有個保人是位校長先生。周立克道：校長先生呀，名字叫甚麼？魏白道：他名叫嘉樂，不是本國人。這時周立克本站在一間小客堂裏聽了魏白這幾句話，不由得想到先前和曼生

小姐談論兇器的那一回事就很鄭重的問道這校長是外國人麼魏白道他是希臘人周立克道我想你定然會見過他的了魏白道未曾會過那時卜蘭德夫人向我這般說我便照着卜蘭德夫人告訴我的地名寫了封信給他他的回信上說卜蘭德夫人是位忠厚長者我便十分放心後來看他的爲人果然配稱這忠厚長者四個字他的丈夫必不住在這裏否則他何苦瞞人呢據你說他的丈夫是個商人商人也很有體面犯不着不出面呀周立克道卜蘭德夫人告訴你的地名叫做甚麼呢魏白道就是特勞區域內的歐利司街周立克很覺詫異道歐利司街是通到安惠里的一條石道靠近米多弄可對麼魏

白點頭道正是我這位女房客或者正是被這校長害死的你以爲怎樣周立克一面將這地名記在日常用的記事簿上一面說道你必得給我一個證據纔好倘能因此破案酬金定然有你的分魏白道我和你對分各得五十鎊罷又道拿出這酬金的人不是(句)這人名叫甚麼我又忘却了接着又道哦正是范禮先生我以爲他或將這酬金全部給我也說不定周立克笑道那末我是一無所得了魏白道你本是官廳中的人探案捉賊是你的職務怎能再收外來的酬金呢周立克道閒話少說你快領我到白室裏去罷魏白答應就走過一道旁門指着一間房道白室就是這裏了周立克站在這白室的門首向

裏瞧看見房間不大比較阿甲克司別墅裏的那間白室略爲小些陳設却是一般無二至多器具稍爲粗賤些牆壁和懸掛的物件都是白色地毯和器具也是一色純白連一座庇霞娜也漆成白色周立克看了一回道但是那死婦不是卜蘭德夫人並無憑據可以證明這時魏白已坐在一張安樂椅上聽了這話就道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的這裏有卜蘭德夫人的照片一看便知分曉了原來那旁火爐架上掛着一座法蘭西式的掛鐘鐘的兩旁各有一個銀製的照相框左邊框內的照片是一位美婦人周立克仔細看了道他正是被人害死的那婦人一些不錯但他怎會死在另一間同樣的白室裏這不是

奇事麼又道那個照相框裏又是誰的照片呢魏白道那是一張男人的照片我猜正是他的丈夫周立克取下那個照相框來道但是這照片已被人拿去了魏白很奇怪道誰拿去的呢有一天我和卜蘭德夫人談論他丈夫的事他還取給我瞧照片分明在這框裏他還說這正是他丈夫的照片周立克很失望的將這照相框仍放在原處問道你可記得這照片中人是怎麼樣魏白道我不記得了因爲我的目力很壞當時還未能看清楚過後怎能記得不過祇看清他是個有鬚鬚的人罷了周立克道可是兩撇小鬚鬚麼魏白道我未曾看得這樣真切不敢胡亂回答你當時卜蘭德夫人還說他丈夫事務很忙

所以常常住在外面但也未曾說他是個商人周立克道下蘭德夫人可常常出去麼魏白道我方纔會說他家裏的事都是他自己照料那末怎能常常出去呢他住在我這裏已有五個年頭和外人不常接近縱然有人來尋他他並不許走進這白室裏有一次我因爲向他取房租纔進來過一次周立克道他可有時到俱樂部或是戲院裏頑耍麼魏白道他丈夫回來時有時一同出去但大概是到俱樂部或音樂館裏去因爲他似乎喜歡音樂周立克聽了這話很受了一震道他不是常常唱歌麼魏白道但是我未曾聽他唱過總而言之他的身世未曾和我提過當他初住進來時祇有他一人他丈夫是後來的但我並未見過他周立克道起初你怎麼說他無有丈夫呢魏白道我何曾說他無有丈夫不過我未曾見過他的丈夫他的脾氣真個恬靜平常在家裏時無有一些聲響但也有時闌上房門出去有一個星期之久周立克道怎麼說可是下蘭德夫人出去有一個星期之久麼魏白道正是他但他的去處我可一

些不曉得的警官先生你可要將這房屋的別個部分查看一遍麼周立克道這個自然說時又將這間白室四下裏望了一望見有一張白色的圓桌上放着一本白色皮面的照片簿當即走上前去翻開來看時裏面有許多照片大半都是婦女們有幾張正是下蘭德夫人自己的還有五六張不知誰的照片

已不知去向。大約已被人拿開去了。周立克看了一會就回身向室外走。正走到這白室的門限前。眼光注射到地上。不由得驚聲問道：「這裏可曾落雨麼？」魏白本已走到前面走廊中。聽周立克問話，連忙回轉來細看地上。見這白色的地毯上有許多污泥。足印就也很驚奇道：「這裏已有一個禮拜天不落雨了。而且卜蘭德夫人何等愛乾淨，平常不容這房裏有一些積垢那裏來的這許多污泥足印呢？」周立克道：「自從入夏以來，天氣不是很乾燥麼？」魏白道：「是呀，真是乾燥極了。不過八天前曾下了一陣暴雨。周立克道：「在這場暴雨以前，算來已有三個星期不下雨了。魏白道：「是呀，但是這些足印那裏來的呢？」周立克

道：「大約是（句）說到這裏，又搖搖頭道：「這個姑且丟開不談。我們先去查看這房屋的別部罷。」當下他們二人就先走到一間小廚房裏，又到一間臥室，再到一間餐房，最後又走到一間儲藏室。祇大概看了一遍，後來又走到屋的後面，那裏有一座花園，園中生長着許多花草，紅色的磚牆上面攀滿着紫藤之屬。倒也很覺可愛。後門旁邊果然有一隻肉樹，就是那宰坊裏的小孩子放肉的所在。旁邊地上還有一隻牛奶盆，裏面却空無所有。周立克又見在這屋和圍牆的當中有一條甬道，可以走到屋的前面去看了。一會就又回到屋裏，先檢查臥室。這臥室裏的陳設比較其餘各間房裏都覺講究一些。有一張上等的

梳粧臺上面放着幾件婦人用的化粧品一張衣櫥裏面掛着幾件婦人的衣服但再也尋不出一件男子用的物件魏白道看這情形那個卜蘭德先生或者不是他的丈夫祇是朋友所以並不住在這裏祇常來看望他罷了周立克道方纔那個小孩子說實是有個男人常住在這裏魏白道這是謊言不足信的周立克道但是我不信他說的話都是謊言他因何要騙我呢說時又將這臥室裏所有的抽屜都拉開來查看裏面祇有些手帕絲帶等物都是婦人家用的又問魏白道卜蘭德夫人的寫字臺放在那裏魏白道放在白室裏面周立克立刻再到白室裏見窗前有張寫字臺伸手拉這臺面一拉便開以爲未曾上鎖但仔細一看鎖却已經壞了就直道前必是

被人弄壞的我想裏面的東西必也被人搬動過了這話果然不錯裏面祇有幾張收條和一些信封信紙還有一兩根火漆周立克不禁又道八天前必然有人來到這裏取去照相框和照相簿裏的男人照片並弄壞這寫字臺上的鎖好將有關係的信件完全毀滅免得落在別人手裏當做證據魏白呆望着他道何以見得呢周立克指脊地毯上的足印道天不下雨鞋底不會沾泥也就不會留下這足印八天前下了一陣暴雨可見這人來時必是在那個時候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魏白點頭不響周立克又道至於這人是誰我以爲必是卜蘭德先生不知他爲了甚麼竟將他的妻子卜蘭德夫人害死在阿甲克司別墅中呢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第八章 包嘉樂先生的訴詞

葆文夫人常常自家嗟嘆說他是個不幸的婦人。命運惡劣大概無有再甚過他的了。其實也不盡然。倘若他能稍爲勤儉些。像他這種家庭縱不能稱做十分舒適。但衣食即可無憂。因爲他每年有額定的進款。不過數目不大罷了。至於他改嫁給葆文。祿福不多。幾年祿福便棄家而走。至冷不知下落。他似覺可憐。但也是他過分懶惰的結果。將家事一概不問。鬧得凌亂不堪。祿福享不着。家庭幸福且覺家庭是個煩惱。所在心中憤恨。便一去不返了。葆文夫人自祿福走後。便搬家到克洛菲海地方。出了低廉的代價。買了一所房屋居住。當這個時候。特勞區域還未曾改造。所以房價便宜。得很。葆文夫人却有先見之明。料到這裏的地價將來必有增高的。一天所以他買房屋時。連地皮一併買下。自從他居住在這裏以後。過了不多時候。地價果然大漲。有許多人和他商量買他這塊地皮。

但他懶得一再搬家就一口回絕後來他忽又心血來潮想將這地方賣去但仔細一想地價或遠能再漲便又拿定主意不賣了他曾經向女兒絲萊說道我實在怕搬家因為我體質衰弱萬萬禁不住勞動了而且我住在這裏還有個好朋友就是那位教師先生他實是個和善的人祇是我還未曉得我丈夫的死活存亡不能和他十分接近倘能曉得我丈夫委實已死了我定然嫁給他了葆文夫人說這兩句話真是奇突非常因為那位教師先生並不注意他更談不到娶他做妻子了他真是一相情願呢說到這位教師先生正是包嘉樂先生他如今在附近一個學校裏充當外國語教師他生性好靜不喜歡住

在那人多的寄宿舍裏便單獨住在外面恰巧那時葆文夫人已搬到這裏在他的地皮之上還有一座小房子正在他的住宅的後面這小房子的四週生着許多松樹並靠近一條小河因為這裏常常下雨所以地氣很為潮濕在他的原意本不願將這小房子租給人家但一見了包嘉樂見他是個學者必然喜歡讀書與自己正有同好便將這小房子租給他住包嘉樂自是又喜歡又感激當即搬了進來直到今日已有好幾年了包嘉樂住在這裏並不用下人日常瑣事都是自己照料這座小房子本祇有兩個房間他就將一間當做廚房一間當做餐房臥房書房和接待室這後一間房稍為寬大些但潮濕也更

厲害。包嘉樂却很爲賞識。因爲景况十分幽靜。從松樹的空隙中望出去。並能望見那些紅磚的別墅。和倫敦郊外景物。更是幽情極了。平昔陸壽常來會他。原來陸壽很佩服他的學問。記得有一天陸壽又來了。閒談了幾句。包嘉樂忽然很鄭重的說道。我住在這裏的末日。已到不能再住下去了。陸壽詫異道。難道你要搬家麼。爲了甚麼呢。包嘉樂道。因爲有一個機會。可以承受一筆遺產。以後我須住到瑞士國裏去了。陸壽聽他這般說。心想這形狀詭秘的外國人。莫非正是無政府黨黨員麼。不由得問道。瑞士國裏無政府黨黨員很多。你去做甚麼呢。包嘉樂再也不答。若者道。包嘉樂形狀究竟怎樣。詭秘先交代個明。

白原來據包嘉樂自己說。他是在一個希臘大學校裏。得着學位的。他的身材高而瘦削。好似祇有骨格。並無皮肉的一般。日常穿一套黑色衣服。衣料很爲粗劣。看上去不像是個教育界中的人。兩頰凹入。嘴唇厚而色紅。額頭又突出在外面。最惹人注目的。莫過於他的一雙眼睛。睫毛很長。藏着兩個眸子。閃發光有如路旁樹木中的路燈。一般他身體雖瘦。體質却很强。從來未曾害過病。但每天所進的飲食。很少。絲葉曾向陸壽說笑話。說這位教師先生。不知有甚麼仙術。每天祇吃這一些食物。怎能果腹呢。因爲他生成這副難看的模樣。又有這些怪癖。所以人家見了他。都當他是個奇怪人。就是葆文夫人的兒女。

見了他也覺得很奇怪呢。還有一件奇事就是阿甲克司別墅裏出了那件暗殺案。是凡曉得的人沒有一個不常常議論當做一件談話的絕好資料。但包嘉樂雖曉得這回事態度却十分冷靜難得提及一個字。他本不看報平時都是等葆文夫人將日日新聞報看完之後借去看罷了他平時從學校裏回來都還在附近散一回步再來和葆文夫人談談。這都是他日常生活的狀況。有一天離開那暗殺案發生已有兩三個星期。他正在外面散步迎頭遇着陸壽。這時陸壽手裏正拿着一份報紙。見了包嘉樂就道：「我正來尋你恰巧在這裏遇見了這份報。我是特地帶給你看的。還有兩三個問題須得和你討論。」

一回包嘉樂聽說聽着一雙光亮的眼睛望着陸壽用英語問道：「甚麼問題呢？」陸壽不答先握着他的瘦手道：「你是位學者。你是位頭腦清醒的人。我問你對於阿甲克司別墅中的暗殺案可有甚麼意見？」包嘉樂道：「我對於這案件一些不曉得。你要問時爲何不向警察署裏去問呢？」陸壽冷笑道：「警察署呀。真是一錢不值的。你想這案件發生至今已有三星期之久。他們還是一無所得。我真不屑去問他們。這時他們二人向那松樹叢中走去。包嘉樂走着又說道：「這案件我們也曾討論過。我也曾向你說對於這案一些無有意見。因爲我是個外國語教師。未曾當過偵探。陸壽道：「話雖這樣說。祇是你識見高超。肯研究。」

案件必能發人所不能發。包嘉樂縮轉被陸壽握着的手從身邊掏出一柄鎖匙開了門上的鎖。嘴裏回答道：「你莫惹維我了，你願意進屋去坐坐麼？」陸壽道：「我原是特來尋你的，焉有不去的道理？」二人當即走到屋裏，陸壽隨即坐在一張有扶手的椅上，並拿出烟匣問包嘉樂道：「你可吸捲烟麼？」包嘉樂道：「我有烟斗，我喜歡吸烟絲，你請自便罷。」說時已掏出一支中國式的烟斗，這烟斗還是他當學生時得來的，並納上烟絲吸着了火，就背着窗戶坐下。陸壽打開手裏拿的報紙，指着一段新聞問他道：「你看呀？」包嘉樂道：「可是和那案件有關麼？」陸壽道：「正是原來那周立克已查出一個重要的證據來了。」包嘉樂仰在椅子上

的靠背上吐出一口濃烟道：「請你念給我聽罷。」我的脾氣倘有人說謊時就不能定心讀報，你偏又是好說話的人，難得有五分不開口。陸壽道：「但我不能念給你聽，大概告訴你一遍罷。」現在周立克已查出那死婦的姓名來了，包嘉樂道：「真有這事麼？」周立克怎能查出來的？陸壽將報紙去開道：「有人從哈姆司里寄給他一封信，說那裏有條烤稚雞巷巷中住着一位婦人，這婦人家中也有一間白室和他遇害的那間白室一般無二。」包嘉樂的眼睛本已閉上，這時又睜開道：「烤稚雞巷麼？我也有個熟人住在那裏。」這婦人姓甚麼呢？陸壽不回答他，自管接着上文說道：「於是周立克就趕去查看，那房子已經上了鎖。」

幸虧房東有鎖匙就開門進去見那間白室果然和
阿甲克司別墅中的一樣不過器具比較的粗糙些
罷了火爐架上有張照片正是被害死的那婦人包
嘉樂道你且慢說這詳情先將這婦人的姓名告訴
我呀陸壽道那末你聽清了姓氏卜蘭德包嘉樂聽
了這話霍的跳將起來放下烟斗道卜蘭德可是菲
拉卜蘭德麼陸壽道正是但你怎能曉得他的名字
包嘉樂復又坐下用手掩住臉部道他正是我的表
妹呀陸壽直望着他道那末兇手是誰你定能曉得
了包嘉樂又跳起來惡狠狠的道怎麼說我怎能曉
得兇手是誰陸壽道你既是他的表兄他從前的境
况你自然曉得周立克會說祇須查明他從前的境

况便不難查出兇手所以我猜你或能曉得兇手是
誰包嘉樂在房裏走來走去神情很不安靜道我不
曉得兇手是誰便連他從前的境况我也不很清楚
但我所曉得的事自當報告警察署陸壽道你何妨
先說給我聽呢包嘉樂很狐疑的望着陸壽道我說
給你聽你能守着秘密麼陸壽道這有甚麼秘密譬
如你報告了警察署他們也得公布出來的包嘉樂
將瘦手放在頭上道是的是的我相信你是個聰明
人你可能幫助我麼陸壽呆望着他道你要我幫助
甚麼包嘉樂道我不慣和官廳中人接洽倘若警察
署裏問我時請你幫助我一二陸壽道這個用不着
我幫助的他們問你甚麼你照直說便了包嘉樂道

正是你可曉得警察當局有些疑心我麼陸壽道這
個我不曉得包嘉樂道那婦人——就是弗拉在阿甲
可克別墅中遇害和我的住處相距很近他們或竟
疑心(句)陸壽接着道疑心你害死他麼我以為沒
有這回事的我問你可認識范禮麼包嘉樂道我
不曉得范禮是誰陸壽道曼生小姐未曾向你說過
麼你認識曼生麼包嘉樂道我和曼生至多祇說過
五六句話因為我向來怕難為情你是曉得的我和
曼生見面還是你的夫人(句)陸壽又搶着說道可
是絲葉小姐麼包嘉樂道正是他正是葆文小姐我
和曼生見面還是他介紹的但我向曼生祇說了幾
句話就走開去了我想你的夫人或能曉得范禮這

人我却已忘却了陸壽叫他坐下道閒話少說你將
你表妹的事說給我聽罷包嘉樂當即坐下道他是
我的第一位表妹原來我父親的姊妹嫁給一人他
姓嘉福陸壽很詫異道這就奇了曼生的未婚夫也
正是姓嘉福包嘉樂道是嗎我到不曉得弗拉還告
訴我說他父親的兄弟有個兒子名叫亞諾陸壽道
這人正是曼生的未婚夫了他現在已學唱戲了包
嘉樂道這個我也不曉得你且聽我說下去罷五六
年前我纔來到英格蘭那時我窮得和現在一樣但
我曾聽我父親說他有個阿姊嫁給一人姓嘉福的
我並曉得他們的住址就特地尋了去不幸我姑母
已死却有一位表妹就是弗拉那時他正想從住了

多年的房屋裏搬出來他並沒有錢又告訴我他將近嫁人了陸壽道可是嫁給卜蘭德先生麼包嘉樂道正是但是這位表妹夫我却從未見過當時弗拉因念舊情會給我些錢並叫我不必再去所以以後我就未曾再見過他了後來他忽然從烤稚鷄巷寄給我一封信叫我替他做個保人原來他在那裏租了一所房屋這房屋好像叫做「樊利住宅」陸壽道正是的包嘉樂道於是我就做了他的保人後來他和我又不通音問了大約一個月前我接到一位律師的來信信上說卜蘭德夫人因為會得着一筆款項他想從明年起津貼我些零用陸壽道如今他既死了你這津貼不是落空了麼包嘉樂嘆了一口

氣陸壽又道後來怎樣了呢包嘉樂道我接到律師的來信——這信是從米利律師公館寄來的就寫封回信給弗拉向他道謝他又叫我去我就去了一趟陸壽截住道你方纔會說自從多年前見了他一面之後就未曾再見過怎麼如今又這般說呢包嘉樂道我是說在那多年當中未曾再見過他總之我一共見過他兩次一次在我剛到英格蘭來第二次就在他遇害的不多幾天前是有烤稚鷄巷見着他的他待我很親密又說他的財產想完全交給我原來他已寫好一張遺囑了陸壽聽得很起勁這時又問道他有多少財產呢包嘉樂道大約一年有一萬的進款陸壽道那末你已變成富翁了但是他怎會在

這時候被人害死呢。包嘉樂道：「是呀，這真是我的幸中之不幸。你想他被害的地方和我的住處甚近。我又承受他的遺產的人，所以我害怕警察署裏疑心我是兇手。」陸壽道：「但是也得有真憑實據，疑心是無用的。我又要問你了：他這產業又是從那裏得來的呢？」包嘉樂道：「他有位親戚住在奧大利亞，如今死了，遺產就傳給他。本來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時，他曾經說過有這麼一個親戚，還說倘能得着這親戚的遺產，必然幫助我，所以他如今將這遺產再交付我。實在是踐行從前的成約罷了。當他向我說將這遺產再交給我時，我還和他謙讓，他就說：『這囑已經立好，不能改變了。』」陸壽道：「他既有丈夫，這遺產爲何不

交給他丈夫？」包嘉樂道：「這個我可不曉得。而且他和我說話時，難得提到他丈夫身上，所以他丈夫的事，我很不清楚。我曉得他是個商人，常常在外面的，我並看弗拉的神情，似乎境遇很不安適。不過他也未曾向我說過一句怨話。」陸壽聽到這裏，站起身來道：「倘若他丈夫回來時爲了這份遺產和你必起爭端，不過他丈夫未必回來罷了。」包嘉樂道：「他丈夫爲何不回來呢？」陸壽道：「因爲周立克疑心卜蘭德夫人之死，正是被他丈夫害死的。」包嘉樂十分詫異道：「竟有這等事麼？」又很悲戚的說道：「朋友，我對於這事應當怎樣纔好？」陸壽道：「依我的意思，你可到米利律師公館去一趨，將這情形告訴他們，他們或能替你設法。」

白 室 記

維。持。你。的。安。寧。包。嘉。樂。道。好。又。道。我。情。願。花。費。許。多。
錢。必。須。將。兇。手。捉。住。替。我。表。妹。仇。報。呢。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九章 卜蘭德夫人的遺囑

米利律師公館是在密爾頓街上設在一所高大房屋的最下一層。這律師公館裏面却祇有一位律師就是米利氏。另有三位書記有一位正是米利自己的兒子呢。有一天米利獨坐在辦事室裏面放着許多函件都是急於要答覆的但他並不拿筆寫信却瞪着眼睛望着。一張日日新聞報。這張報是他兒子特地送來給他看的。原來報上有段新聞記着「樊利住宅」中的主婦。正是在阿甲克司別墅中被害的那婦人。他細細的將這段新聞看完就撥了撥電鈴。他的兒子當即推開室門。他道你走進來將門關上。我有話和你說呢。他兒子年纔二十一歲是個很健壯的少年。面貌也生得端正。一雙灰色的眸子。更是有光采。學問和見識也很出衆。所以平時他父親有了爲難的事。都得向他商量。解決這時他聽父親這般說。知道有要緊的話。就立刻走進去將門推上。米利問道。這份

報。你。昨。天。爲。何。不。拿。給。我。看。呢。小。米。利。道。但。是。我。在。昨。天。還。未。曾。看。見。原。來。我。昨。晚。乘。火。車。回。家。帶。回。一。包。水。果。這。張。報。正。是。包。水。果。的。當。時。我。原。未。注。意。到。了。今。天。早。上。我。想。拿。這。張。報。紙。去。包。別。樣。東。西。無。意。中。纔。看。見。這。段。新。聞。本。想。立。刻。送。給。你。看。怎。奈。你。已。動。身。到。這。裏。來。了。於。是。我。又。趕。着。送。來。所。以。耽。擱。了。許。多。時。候。米。利。道。別。種。報。紙。上。可。也。有。關。於。這。事。的。記。載。麼。小。米。利。搖。頭。道。無。有。的。你。若。不。明。白。這。案。情。待。我。簡。單。告。訴。你。先。是。特。勞。區。域。內。有。個。阿。甲。克。司。別。墅。忽。然。有。個。不。知。姓。名。的。婦。人。被。害。死。在。裏。面。後。來。竭。力。偵。查。就。在。「樊。利。住。宅」裏。查。出。一。間。白。室。和。那。婦。人。被。害。的。所。在。一。般。無。二。又。因。得。着。照。片。的。

證。明。曉。得。被。害。的。婦。人。正。是。「樊。利。住。宅」的。主。婦。就。是。卜。蘭。德。夫。人。但。這。兇。手。是。誰。至。今。還。未。能。曉。得。呢。米。利。道。倘。若。我。早。曉。得。被。害。的。婦。人。正。是。卜。蘭。德。夫。人。我。早。就。出。場。料。理。去。了。因。爲。他。的。遺。囑。正。在。我。這。裏。小。米。利。道。這。話。很。是。但。我。想。卜。蘭。德。夫。人。死。得。奇。怪。不。由。得。想。到。他。立。這。遺。囑。的。心。思。他。既。有。丈。夫。這。遺。產。因。何。不。傳。給。他。丈。夫。呢。米。利。道。或。者。他。們。夫。婦。間。的。愛。情。不。甚。相。得。的。原。故。我。聽。說。他。丈。夫。是。個。商。人。常。常。在。外。面。難。得。回。家。去。小。米。利。道。截。住。說。道。不。見。得。罷。我。看。卜。蘭。德。夫。人。的。儀。表。不。愧。是。名。門。閨。秀。未。必。肯。嫁。給。一。個。普。通。商。人。你。可。曾。見。過。卜。蘭。德。先。生。麼。米。利。道。我。未。曾。見。過。他。你。呢。小。米。利。道。我。雖。因。

事到卜蘭德夫人家中去過兩次但宋看見他丈夫
至於那間白室我却進去過的不過當阿甲克司別
墅中的白室裏面發生暗殺案時我竟未曾想到另
有一間白室這真是我一時糊塗父親呀卜蘭德夫
人託你訂這遺囑時他曾說過甚麼話這事是你一
手辦理的我一些不曉得如今你能告訴我一遍麼
米利站起身來從窗戶中向外望了一會纔道那時
他說有個遠房表親叫做阿壽卜蘭德住在奧大利
亞曾經寄來若干款子資助卜蘭德夫人的母親後
來他母親死了阿壽却仍舊寄來給我說到這裏
就可得着一個奇異之點就是卜蘭德夫人的丈夫
也是姓卜蘭德和他這位親戚姓氏正同天下真有

這等巧事麼我實在有些疑惑小米利道天下的巧
事正多這或者也是巧事之一如今這位阿壽卜蘭
德想必已是死了就將他的財產遺傳給卜蘭德夫
人可是麼米利道正是這還是一個月前的事呢那
時我寫信告訴卜蘭德夫人並叫他到我這裏來我
將這回事告訴他他聽了之後幾乎暈了過去我又
叫他和他丈夫回來但他說他丈夫已於一月前到
奧大利亞看望阿壽去了小米利道卜蘭德夫人不
是還有一位堂房兄弟麼米利道正是他叫嘉福是
個戲子如今我正要寫信去請他來呢小米利問道
關他甚麼事難道卜蘭德夫人的遺囑和他有干係
麼米利正要回答忽見一個書記遞進一張名片來

米利接過來看時却是包嘉樂就笑道這人正是卜蘭德夫人的表兄他忽然跑來大概爲了那遺囑的事你且退出去替我寫封信給嘉福叫他就來小米利答應着就走出室門見包嘉樂正站在外面就問他道請你到室中去談罷包嘉樂就走到室裏和米利相見先握了手米利拉過一張椅子請他坐下說道今天氣候很好恰巧又和你見面我真覺快樂你的表妹——就是那被害的婦人常常向我說及你包嘉樂呆望着米利的臉道是嗎他常常談及我麼這就奇了我和他祇見過兩次他竟將我放在心裏麼可憐他已被人害死了我想你定已曉得這回事必是從警察署裏打探出的米利道不是我看見報紙

上面載着他的死耗我纔曉得說時就指着那張日日新聞報又道這報紙上又說卜蘭德夫人的面貌和那被害的婦人相同那末被害的婦人不是卜蘭德夫人是誰呢你又是從那裏得着的信息呢包嘉樂道和你一樣也是在這報上得來的這報是我一位朋友帶給我看的米利很快的問道你這朋友曉得你是卜蘭德夫人的表兄麼包嘉樂道他並不曉得因爲我每天都是向我的房東——葆文夫人將這份報借來看看原來我的住處正在他所有的地皮之上就在克洛菲海（句）米利道克洛菲海在那裏包嘉樂道靠近特勞區域米利很詫異道那末你是住在特勞區域的附近了包嘉樂道正是距離

弗拉被害的地方祇隔着一條石路。米利道弗拉正是卜蘭德夫人的名字。我真糊塗竟忘却了。又很鄭重的說道：你的住處和出事的地點既然相距得很近於你就很有不利。包嘉樂道：是呀。因此我特地前來和你商量個自全之法。你要相信我和這暗殺案絲毫無有干係。我所曉得的情形都是從報紙上看來。和陸壽說給我聽的。米利道：陸壽是誰？包嘉樂道：他是位汽車工程師。當這案發生的夜裏他的汽車忽然被人偷去。後來在迦靈克洛司車站上尋獲據警察當局說（句）米利道：你說到這裏我也就想起來了。他們說偷這汽車的人正是殺人的兇手。是想要坐汽車逃走的不過還未能證實罷了。將這案情告

訴你的就是陸壽麼？包嘉樂道：是的。起初我不曉得被害的婦人正是卜蘭德夫人。昨天陸壽帶給我一份日日新聞報。我看了這報上的記載方纔曉得我就拿定主意到你這裏來了。米利道：很安閒的問道：你來做甚麼呢？包嘉樂用驚異的眼光望着他道：你不是曾寫信給我說卜蘭德夫人按年津貼我的零用麼？米利道：是的。不過他後來又變了主意了。包嘉樂道：這個我也曉得的。他本說按年津貼我些零用。後來他又寫信叫我去當面向我說他已決定將他的財產遺傳給我。我已寫好遺囑了。米利聽了他這番話微微一笑道：原來你還有所不知呢。在他被害的一星期前委實寫了一張遺囑說將他的財產傳

給。你。但。是。(句)包。嘉。樂。聽。到。這。裏。等。不。及。他。說。下。去。搶。着。問。道。但。是。甚。麼。說。時。臉。色。已。變。成。蒼。白。又。很。急。促。的。問。道。可。是。警。察。當。局。因。我。是。承。受。遺。產。之。人。他。被。害。的。地。方。又。離。我。的。住。處。很。近。有。些。疑。心。我。麼。米。利。搖。頭。道。不。是。這。麼。說。原。來。他。已。變。了。主。意。你。已。不。是。承。受。他。的。遺。產。之。人。了。包。嘉。樂。聽。了。這。話。仰。在。椅。背。上。臉。上。格。外。難。看。說。道。你。這。句。話。我。很。不。明。白。米。利。就。解。釋。道。本。來。卜。蘭。德。夫。人。到。我。這。裏。來。寫。好。一。張。遺。囑。將。他。的。財。產。都。傳。給。你。大。約。每。年。有。一。萬。的。進。款。後。來。不。多。幾。天。他。忽。又。變。了。心。思。再。來。到。這。裏。將。那。張。遺。囑。毀。去。另。外。寫。了。一。份。却。將。他。的。財。產。傳。給。嘉。福。了。你。可。認。識。這。嘉。福。麼。包。嘉。樂。直。跳。起。來。道。

嘉。福。麼。正。是。那。個。戲。子。呀。米。利。道。正。是。我。雖。未。見。過。他。但。曉。得。他。實。是。個。好。少。年。如。今。他。既。得。着。卜。蘭。德。夫。人。的。遺。產。我。以。爲。他。或。能。分。些。給。你。够。你。的。生。活。我。已。寫。信。給。他。叫。他。來。接。洽。這。事。了。包。嘉。樂。復。行。坐。下。但。神。色。非。常。懊。喪。臉。色。灰。白。呼。吸。短。促。形。狀。很。爲。狼。狽。但。一。會。忽。又。笑。道。這。樣。說。來。卜。蘭。德。夫。人。的。財。產。一。些。無。有。我。的。份。子。這。倒。是。件。好。事。我。很。覺。得。喜。歡。米。利。道。你。覺。得。喜。歡。麼。包。嘉。樂。道。正。是。我。正。愁。警。察。當。局。對。我。有。十。二。分。的。疑。慮。如。今。我。既。不。是。承。受。遺。產。的。人。和。他。的。死。當。然。無。有。關。係。了。米。利。道。這。話。却。不。錯。不。過。你。若。能。將。那。天。晚。上。的。去。處。說。明。經。他。們。證。明。真。實。你。也。就。可。以。脫。離。嫌。疑。的。地。位。了。包。嘉。

樂道：「這個却不容易呢。因為我是一人單任，偏偏那天從五點鐘起，我就未曾看見一人。那末，我縱能將去處說明，誰能來做我的證人呢？」米利道：「你不必怕警察。當局未必真疑心你。若說你真個有罪，如今何必東跑西走，忙着想替死者伸冤呢？」包嘉樂道：「是呀，這話一點也不錯了。」米利又問他：「道你對於這案可有甚麼見解？」包嘉樂道：「我沒有甚麼見解，但我以為嘉福既承受卜蘭德夫人的財產，必須拿出些錢來預備捉拿兇手，替死者伸冤纔是方纔。我未曾曉得這道囑有變動，所以已拜託一人偵查兇手的下落。了米利道：「這人是誰？你怎樣拜託他的？」包嘉樂道：「這人名叫賈洲，我向他說，倘能將兇手捉住，我定當重

謝米利道。但是這遺產已不歸你，他縱能捉住兇手，你那有錢酬謝他呢？」包嘉樂道：「我可將這人轉荐給嘉福，我想他一定也要託人的。」米利立刻回答道：「但是嘉福未必信任這人罷。」包嘉樂站將起來，並拿起帽子道：「他若真不信任時，也奈何他不得。總之，他既得着卜蘭德夫人的遺產，不能不替他伸冤罷。」米利道：「這個自然。」包嘉樂又道：「我這位表妹忽然跑到那別墅裏去，這當中定有道理。我雖不認識范禮，也不認識卜蘭德先生，但殺死我表妹的，必是他們二人。不過還不能斷定是那一個人罷了。」米利急忙問道：「這是你的意見麼？」包嘉樂道：「不是。賈洲曾向我這般說的。」米利道：「你不妨叫這賈洲到這裏來，嘉福或能

託他捉兇手也說不定我並想將周立克也請了來大家商量辦理你和卜蘭德夫人既是親戚他的歷史你自然曉得何妨說給我聽或能在這當中研究出線索來包嘉樂道怎奈我不曉得我祇曉得他是個良好的婦人罷了說完就告辭出來米利又安慰他道你莫失望我會見嘉福時定當替你說項叫他每年津貼你一些包嘉樂很堅決的道這個不必我既不認識他不願受他的津貼我雖然貧窮但盡其所有也還能值些錢嘉福若不信任賈洲時我仍舊拜託他偵查兇手的下落他若能將兇手捉住我情願盡其所有拿去謝他米利道你這樣信任賈洲想必他是個很有才幹的人了包嘉樂道正是說時又

攤出一張名片遞給米利道這上面有我的住址你會見嘉福時請他到我那裏去一趟左右他的住處離我也不遠並且常到范禮家中去因為他和范禮的妻妹已有了婚約了說完就向米利作別去了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第十章 垃圾堆中的匕首

范禮夫人坐在他的白室裏等候賓客。一面仍照常編織手工物件。又時時的擡頭看望他的小女兒。這時他女兒身穿着很美麗的衣服。正頑耍一個木頭人。他的形狀很像他父親臉色。也是有紅有白。嘴唇也一樣的澆薄。和他母親比較。卻適成個反比例。原來他母親舉動堅決。體質強壯。性情也很平和。他的體質卻很衰弱。天生成的好動。不好靜的脾氣。一天到晚難得見他安靜一會的。這時范禮夫人望望女兒。密妮接着又嘆了一口氣。心裏想想。道。看他的形狀和體質。正和他父親一樣。偏偏和我的目的相反。我本想嫁個身體健壯的丈夫。將來好生下健壯的兒女。又搖搖頭道。誰知心願難償。卻得著這反對的結果。真叫我心中不快呢。他還要往下想。恰巧范禮走了進來。他睡眼模糊。頭髮也蓬亂。分明是剛睡了起來的模樣。范禮夫人見他這樣。就道。我在這裏等候客人。大約不多一會就要來了。你也可將頭髮梳好。換上衣服罷。范禮嘴裏答應著。卻並不就去整理。

自管站在窗前向外呆望。范禮夫人又道：「偌大的男子，漢應當到後面去走動走動，或是做些生意纔是你卻終日蜷伏在家裏，有如一隻馴貓，我見了真覺不耐。」范禮聳起肩頭道：「你不放我出去，怎麼又怪起我來？」范禮夫人道：「你是個男人，應該有你自己的主意，爲何要聽從我的話呢？你在家裏，倘能料理家事，到也罷了，不過是睡了喫了睡，一事不問你的身體，還未曾埋在土裏，就想將內外的，事一齊卸在我的肩膀上麼？」范禮道：「你喜歡這樣呀？」說時，就靠近密妮坐在地板上，和密妮逗笑道：「這木頭人倒很好頑呢。」范禮夫人見他這樣越發不耐，煩高聲說道：「難道你的腦筋已失了感覺不成？你向來喜歡航海，怎麼現

在又不踏進那游艇一步呢？」范禮道：「老實向你說罷，我再也不航海去了，因爲我從前出去一趟，都得受你的埋怨，說我祇圖自己的舒適，不顧你獨自在家寂寞，所以我如今打定主意，永遠和你斷守在一塊兒了。」這閒話不必多說，我且問你這所房屋幾時可以賣出？范禮夫人道：「大約在一個月裏，定可成交，現在已接洽得差不多了，等將這房屋賣去，我們就可搬往瑞士國裏去了。」范禮道：「我最恨瑞士國，你卻偏偏要搬了去？」范禮夫人道：「你爲何恨他？可是恨那裏多山和你的性情相左麼？」橫豎你已決定不再航海，那裏多山干你甚事？倘你不願去時，你也儘可揀個你的安身之所，我定不勉強你同去。」范禮道：「搬家固

是必需。但何必搬到外國去呢。范禮夫人道。但我以爲必須搬到那裏。而且無論何人不能阻攔我的。又道。你好進去梳洗了。莫久坐在地板上。曼生快要來了。范禮這纔懶懶的站起來。說道。我的精神真疲倦極了。午後必須睡一覺纔覺有一些興致。等一會兒。我想到俱樂部去喫飯。並去看戲。借此好振發我的精神。范禮夫人很安閒的道。隨便你。祇望你莫來打擾我。是了。又道。你到了那男子難逐的地方。可不許愛上人家的婦女。這時范禮已走到室門口。聽了這話。又站住道。你竟這樣疑心我麼。范禮夫人道。祇怪你的心思太活動。倘然像我這樣堅決。我便再也不疑心你了。范禮笑道。但是我對你的愛情。卻也十分。

堅決。決然不會去愛別人。范禮夫人嘆了一口氣道。我但願你這樣。祇是切莫口不應心。范禮正待回答。室門忽然開了。走進一個身材肥碩的少年人來。范禮望了他一眼。正是自己用的下人。便不理會他。自管走出室去。這用人走到室中。忙忙的向范禮夫人道。主婦不好了。我們家的女廚司。竟然發瘋了。范禮夫人聽了。這話。就將編織的手工。放在一隻藤籃裏。向這用人道。真的麼。他瘋成甚麼模樣了。這用人道。他說。他已發財了。並要上樓來。向你講話。但我見他瘋瘋癲癲。莫嚇了。主婦竭力攔阻了他。先來告訴主婦。一聲。范禮夫人神色仍很鎮靜。道。他既要上樓來。和我講話。就讓他來說便了。這用人答應著。又道。他。

拾。著。一。些。珠。寶。故。而。說。發。財。了。范。禮。夫。人。這。纔。有。些。驚。異。道。怎。麼。說。他。在。那。裏。拾。著。的。這。用。人。道。他。是。在。垃。圾。堆。裏。拾。著。的。……這。用。人。正。要。往。下。說。不。提。防。已。衝。進。一。個。婦。人。來。身。穿。黑。色。衣。服。帽。子。上。綴。了。許。多。花。臉。色。發。紅。好。似。多。喝。了。酒。似。的。原。來。正。是。那。發。瘋。的。女。廚。司。這。用。人。見。他。來。了。便。退。了。出。去。替。他。去。看。守。廚。房。這。女。廚。司。當。即。向。范。禮。夫。人。道。主。婦。倘。你。能。個。允。許。我。便。即。日。即。時。即。分。辭。退。職。務。你。若。不。信。且。看。我。的。箱。子。已。經。捆。好。衣。服。也。已。藏。好。了。范。禮。夫。人。望。了。他。兩。眼。道。我。想。不。能。這。樣。容。易。罷。你。若。定。要。走。時。我。不。能。將。工。錢。付。給。你。依。我。說。你。還。是。到。樓。下。去。定。一。定。心。神。的。好。女。廚。司。道。但。我。再。不。計。較。這。

工。錢。了。因。為。我。現。在。已。變。成。一。位。富。家。太。太。和。你。一。樣。了。原。來。我。在。垃。圾。堆。裏。尋。著。了。我。的。幸。福。范。禮。夫。人。道。真。的。嗎。可。能。將。詳。情。告。訴。我。麼。女。廚。司。很。不。放心。道。我。若。告。訴。你。時。你。或。者。將。這。東。西。搶。了。去。范。禮。夫。人。做。出。莊。嚴。的。態。度。呼。他。的。名。字。道。竿。頭。你。若。不。擊。出。這。東。西。給。我。看。我。便。立。刻。去。喊。警。察。來。女。廚。司。一。聽。了。這。話。微。微。受。了。一。震。呆。望。着。范。禮。夫。人。道。慢。著。我。給。你。看。便。了。說。時。便。從。衣。袋。裏。掏。出。一。柄。匕。首。這。刀。鋒。是。鋼。質。的。十。分。快。利。柄。上。用。黃。金。裹。了。一。層。上。面。還。鑲。著。許。多。珠。寶。映。著。日。光。射。出。紅。紅。綠。綠。的。光。彩。來。密。妮。在。旁。見。了。伸。手。要。來。奪。女。廚。司。連。忙。攔。住。道。這。是。我。的。東。西。我。在。垃。圾。堆。裏。尋。著。的。范。禮。夫。

人問道：你能遞給我，讓我看一回麼？女廚司很遲疑了。一會方纔癩癩的遞給范禮夫人。又道：你看這柄上裹著黃金鑲著珠寶，必然十分值錢。我若將他賣去，也可做一位夫人了。那時我並可買下一所房屋。一天到晚坐在客堂裏面讀小說……范禮夫人截住他的話頭道：你莫說這些癩話了。女廚司道：誰說是癩話？這東西至少值一千鎊。我有了這搭大的家產，還不能享福麼？范禮夫人冷笑道：你要曉得這東西原是我的，而且這柄上是鍍的金鑲的，也是水鑽。固然不值錢，且也不能給你。女廚司道：既然是你的，怎會跑到垃圾堆裏去呢？范禮夫人道：大概難在廢物當中一齊倒了。出去這兩天，我正在尋覓他呢。

范禮夫人這番解釋理由，很不充足。倘一經反駁，便將無話可回。但這女廚司怎有這才智，竟被他騙了過去。呆著一副面孔，一聲不響。范禮夫人隨手將這匕首放在身旁，向女廚司道：你定定心神，下樓去做事罷。女廚司心不甘服，又道：這東西既是我揀著的，應當歸我所有。范禮夫人道：除非不是在這屋裏，若是在這屋裏揀著的，縱然金是真金，鑽是真鑽，也當拏來交付與我。因為這屋的所有權是屬於我呀！你莫再多說了。趕快去罷。這女廚司還想申辯幾句，但見范禮夫人的臉上已微露怒意，便不敢則聲，垂頭喪氣的去了。范禮夫人等他走後，復又將這匕首攬起細看了一遍。密妮見了，又想來拏范禮夫人攔住。

道。這。是。你。媽。的。東。西。不。許。你。亂。動。也。莫。將。這。事。告。訴。你。姨。母。原。來。范。禮。夫。人。已。聽。見。曼。生。的。脚。步。聲。到。了。樓。上。不。多。一。會。曼。生。果。然。走。了。進。來。向。四。下。裏。一。望。道。這。裏。無。有。人。麼。范。禮。夫。人。道。你。尋。嘉。福。麼。曼。生。又。望。了。一。回。道。不。是。他。不。會。來。的。范。禮。夫。人。道。我。想。他。也。不。必。來。誰。望。他。來。呢。我。又。要。和。你。談。他。的。事。了。你。可。曉。得。他。的。爲。人。麼。曼。生。道。據。我。所。曉。得。的。事。情。看。起。來。他。實。是。個。好。人。范。禮。夫。人。道。他。的。家。世。可。曾。告。訴。過。你。曼。生。道。他。告。訴。過。我。的。他。父。母。死。得。很。早。那。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所。以。他。是。由。保。護。人。撫。養。成。人。的。他。因。爲。無。有。家。產。這。纔。登。臺。演。戲。想。張。揚。他。的。名。譽。范。禮。夫。人。眼。望。著。手。工。織。物。道。他。演。戲。時。你。可。曾。

去。看。過。曼。生。道。我。和。絲。葉。曾。去。看。過。的。范。禮。夫。人。道。他。演。戲。程。度。可。好。麼。曼。生。道。很。好。范。禮。夫。人。道。那。麼。他。演。時。穿。的。衣。服。定。很。考。究。了。曼。生。道。正。是。你。爲。何。問。這。句。話。呢。范。禮。夫。人。不。答。卻。道。上。次。他。和。范。禮。講。話。時。我。曾。經。走。到。室。中。說。是。據。報。紙。的。記。載。哈。姆。司。里。也。有。這。麼。一。間。白。室。這。白。室。的。主。人。是。卜。蘭。德。夫。人。他。就。說。他。有。個。女。親。戚。正。叫。弗。拉。卜。蘭。德。當。時。我。就。疑。心。在。我。的。白。室。中。被。害。的。莫。非。正。是。他。說。的。這。人。曼。生。道。你。說。這。番。話。是。甚。麼。意。思。呢。范。禮。夫。人。仍。舊。不。答。又。道。嘉。福。的。戲。裝。既。然。講。究。臺。上。所。用。的。物。件。也。必。華。麗。他。不。是。有。柄。包。金。鑲。鑽。的。首。麼。曼。生。道。是。的。我。也。曾。見。過。這。東。西。范。禮。夫。人。當。即。從。身。旁。

擊起那柄匕首道這是在垃圾堆裏揀著的。不是他的麼。曼生斗然見了，不由得臉色發白道：「卻是他的。但怎樣呢？」范禮夫人道：「你自家想想看。曼生忽然醒悟低低的道：「你以為害那婦人的兇手，正是嘉福麼？」范禮夫人道：「他和被害的婦人，既是親戚，這匕首又是他的，自然很有可疑。而況他又時常到這裏來呢？」曼生道：「我不信這話。」嘉福因何要害死這婦人呢？而且這婦人不是莽拉卜蘭德也，未證實呢？范禮夫人道：「但這兩間同樣的白室（句）曼生道：「這或者偶然相同罷了。」范禮夫人沈吟一下，忽然問道：「這門上的鎖匙，你可曾借給嘉福？」曼生忍耐不住，便高聲道：「你怎麼竟說出這兩句話來？難道我引嘉福

來此害死這婦人不成？」范禮夫人道：「你可相信嘉福是兇手麼？」曼生連聲道：「我不信，我不信你的話。」太覺無稽了。又在室中走來走去道：「他不會殺人，他不會殺人，他為甚麼要殺人呢？」范禮夫人神情很堅毅，從椅子上站起來道：「你的見識究竟薄弱，像嘉福這種人，依我說，你且不屑和他做朋友，莫說比朋友更親近的結合了。」你對於這事的秘密，可有些曉得麼？」曼生道：「我一些不曉得，說時想向外走，怎奈膀臂已被范禮夫人捉住，脫身不得，就道：「請你放手，讓我出去罷。」范禮夫人道：「你若要去，除非（句）范禮夫人說完這話，忽有一個下人推門進來，說道：「葆文夫人來了。」接著葆文夫人就走了進來，范禮夫人仍捉住曼

生的勝臂向葆文夫人道：「你來得正好，我的茶已快
衰熟，你請坐下罷。你的氣色怎麼這樣好？」葆文夫人
當即就座，說道：「我本懶得跑了來，但我聽了那教師
先生的話，卻不得不來報個信，並向曼生道喜。少年
人的命運變換得真快。范禮夫人斜著眼，望了曼生
一望，就問葆文夫人道：「你說的這少年，可是嘉福罷？」
葆文夫人道：「不是他，是誰呢？我女兒——就是絲葉
會告訴過我，說曼生和那（句）曼生截住道：「不必再
談這回事了。范禮夫人向葆文夫人道：「當你來時，我
正和曼生談嘉福的事呢。曼生想掉轉他們的話頭，
有意問道：「那教師是誰呢？」葆文夫人道：「題起這人，你
也認得，就是住在我那小屋裏的人。曼生道：「是的，我

曾經見過他，不過和他未說多話罷了。他怎樣議論
嘉福的？葆文夫人不答，先道：「你們要好了一場，總可
得著好結果了。曼生不耐煩道：「此話怎講？這教師究
竟說些甚麼？」葆文夫人慢慢的道：「這教師名叫包嘉
樂，他告訴我，說嘉福已承受著一份遺產了。曼生的
臉色越發灰白，道：「他承受著遺產麼？」葆文夫人道：「正
是包嘉樂又說那被害的婦人，正是嘉福的堂家姊
妹，原來嘉福正是那婦人的伯父的兒子。范禮夫人
插嘴道：「嘉福承受的遺產，可就是那婦人的麼？」葆文
夫人點頭道：「據包嘉樂說，那婦人的財產都傳給嘉
福。每年有一萬的進款呢。又聳了聳肩頭道：「嘉福既
得著那婦人的財產，我想他必得分些出來做緝拏

兇。手。的。費。用。好。替。那。婦。人。報。仇。范。禮。夫。人。道。我。想。嘉。福。也。得。如。此。纔。能。安。心。又。向。曼。生。道。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可。是。身。上。不。舒。適。麼。那。末。你。去。騎。一。回。養。養。精。神。罷。說。時。就。放。開。了。手。曼。生。這。纔。得。脫。身。作。冷。峭。的。語。調。道。謝。謝。你。的。照。應。說。了。這。句。話。就。三。脚。兩。步。走。出。這。間。白。室。去。了。

亞森羅蘋案全集

二十四册
定價十元

(一)

鐘鳴八下	三十樞島	古燈	空心石柱	金三角	虎齒記	古城秘密	一紙名單	雙雄鬥智錄	賊公爵
二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三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八	一	二	八	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	六	八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十一章 私家偵探之登場

嘉福是住在白羅姆司般這所房屋很爲高大祇是形式稍覺古樸些一眼望上去便知是多年前的建築物了這地方十分僻靜從早到晚不聽見運貨車走動的聲音和小孩子們的喧嘩之聲便是小販商人的叫賣聲也難得聽見因爲這附近一帶無有多少生意可做所以就來了因爲這個道理那班好靜不好動的人們都遷居到這裏又因這所高大的房屋可以分賃與人就寄居在這當中這房屋的主人是法尼夫人年紀約有五六十歲脾氣很和善對待這班房客都很客氣當他在年輕時本也會扮演過戲劇雖未能享大名卻也稍有聲譽如今雖上了年紀但聲音舉動之間仍含著演戲時的神韻剛巧嘉福也是劇界中人兩下志同道合感情就很融洽法尼夫人老實不客氣常常將他從前所得的舞臺上的經驗講給嘉福聽並隨時教導他嘉福聽他說話都很有道理自

然語語相信。事事服從。法尼夫人看。在眼裏。越發高興。越發優待他。起居飲食。都使他非常的滿意。舒適。爲別的房子。萬萬不及的。嘉福。賃定的房屋。祇有兩間。在二層樓上。一間當做臥室。一間佈置起來。作爲起居室。起居室中的佈置。自然很爲精雅。倘從窗戶中朝外望。正可看見街頭。格外軒朗。室中的板壁。都是用橡木。造成。天花板上。也油漆得十分光亮。所用的器具。又都是些精美之品。地毯和壁上掛的物件。一律是深紅色。椅子和沙發。都是皮面子的。室的兩旁。放著書櫥。櫥中都是貴重書籍。因爲嘉福性喜讀書。所以有這設備。室角旁。又有一架小。庇霞娜。火爐。架上放著幾副打拳用的。手套。練習刀和面具等等。

又有幾張。抹格達。倫大學中的照片。這大學正是嘉福的母校。壁上也掛著許多照片。都是嘉福的小影。有的穿著獵衣。有的穿著舟子的衣服。其餘的都是戲裝。向窗是一張寫字臺。臺上有好幾疊信紙。還有一架打字機。像這樣美備的起居室。嘉福自然覺得舒適極了。再說嘉福的容貌。生得很爲漂亮。年紀又輕。嘴唇邊。尙無鬚鬚的形影。頭髮。蜷曲得很有條理。從他高闊雪白的頭額上。梳到腦後。眼睛是蔚藍色。光彩很能動人。雖然低窪一些。但也不像那些窪得和鳥眼似的眼睛。所以毫不覺得難看。講到他的體質。真是十分壯健。性情也很平和。他並能注重道德。講究人格。這樣說來。他好算是個優美的少年了。

這一天的早晨嘉福身穿騎師的衣服出去跑馬作樂家中忽來了兩位客人法尼夫人就將他們領到嘉福的起居室中請他們坐下問了他們的姓名一個正是包嘉樂教授那一個卻是賈洲法尼夫人又偷看包嘉樂見他雖已過了壯年容貌還有些豐采賈洲卻實在醜陋肥胖的圓臉顏色通紅似乎剛正喝了不少酒的嘴唇粗厚兩隻灰色的眼睛滴溜溜的亂轉頭髮也是灰色兩隻肥手時時放在胸前好似因爲飲食過多胃部沈重用手捧著的一般當下法尼夫人告訴他們說嘉福已經出去倘有要事請坐等一會說完就退到室外不多一會見嘉福從門外走進來就趕忙迎上去說道起居室中有兩位客

人一個是包嘉樂一個是賈洲已等候你好一會了你快些進去罷嘉福聽說不知他們爲何來到這心中很覺奇怪大踏步走進起居室見他們正坐在窗前祇向包嘉樂點了點頭指著賈洲問他道你這人領到這裏來是何用意包嘉樂不答卻問道你可認識我是誰麼嘉福點頭道我認識你因爲我有一位族中人常常談論你包嘉樂又問道這人可是弗拉卜蘭德麼嘉福又點頭答道正是卜蘭德夫人他本姓嘉福是我叔父的女兒我和你也是親戚你的姑母正是我的母親敘起這門親來我們正是表兄弟呢這個諒你必也曉得卜蘭德夫人曾向我說過你也會會見過他的包嘉樂搶著道我共會見

過他兩次。第一次是在五六年前。第二次會見他之後。不久他就被人害死了。他說這幾句話。因為過快。唾沫就飛了出來。嘴角裏並淌出來一些。他連忙用手揩去。這時賈洲睜着眼睛。望住嘉福。想察看他的臉色。有無變動。但嘉福仍冷靜如前。慢吞吞的。我也以為卜蘭德夫人是被人害死的。有一天我的律師米利先生向我也是這般說法。包嘉樂張大他的黑眼睛。呆呆的向著嘉福問道。他可曾提起卜蘭德夫人的遺產。嘉福聽他問到這話。不由得沈下臉來。答道。他提起過的。但你有甚權柄問我這事。包嘉樂道。因為我是你的表兄。嘉福不容他往下說。趕忙截住。道。雖然如此。但我終以為你無問的權柄。包嘉樂

很。不。以。他。這。話。為。然。冷。冷。的。道。誰。說。我。無。問。的。權。柄。我。記。得。在。卜。蘭。德。夫。人。被。害。的。前。一。星。期。我。曾。會。見。他。他。說。已。經。立。下。遺。囑。將。他。的。財。產。都。傳。給。我。但。後。來。我。會。見。米。利。時。他。又。告。訴。我。說。卜。蘭。德。夫。人。已。改。變。了。主。張。承。認。你。是。他。的。承。繼。人。了。包。嘉。樂。說。這。話。時。賈。洲。坐。在。旁。邊。不。住。的。用。眼。睛。瞟。著。他。的。臉。等。他。說。完。就。向。他。道。這。話。不。錯。米。利。向。我。也。是。這。般。說。法。並。談。起。你。曾。去。會。他。又。說。你。想。託。我。偵。查。這。案。包。嘉。樂。高。聲。道。正。是。你。倘。能。查。出。這。案。的。真。凶。必。能。得。著。一。筆。酬。金。嘉。福。用。力。咬。了。咬。嘴。唇。臉。色。漸。漸。發。紅。憤。憤。的。說。道。我。也。很。想。查。明。這。真。凶。是。誰。說。時。站。起。身。來。在。室。中。來。回。走。了。兩。路。向。賈。洲。道。你。是。位。私。家。偵。

探米利曾告訴我說包嘉樂預備託你緝拏害死卜
蘭德夫人的凶手包嘉樂道是的那時我還以為我
是卜蘭德夫人的承繼人呢但如今他的遺產既已
傳給你這事便當由你負責所以我特將賈洲先生
領來你好當面拜託他至於我雖是個窮人是個很
窮的人但並不想發這意外的財祇要你將探案必
需的費用交給我讓我付給賈洲使了嘉福道你今
天將賈洲領到這裏就爲了這事麼包嘉樂道那裏
有別樣事呢我雖祇見了卜蘭德夫人兩次但我很
敬愛他因他很優待我所以我定要曉得害死他的
是誰嘉福道這不祇是你定要曉得我想社會上的
人大概都要曉得呢賈洲裝出那種很熱心的模樣

道請你恕我言之無狀你說社會上的人都要曉得
這案的凶手但我以為他們不必注意否則怎能容
這件命案遷延到今還無有一些眉目呢上次我和
包嘉樂教授談論了一回雖曾先允許他查拏凶手
但我也必得享受相當的酬報怎奈他是個窮人那
能有錢酬謝我那麼我祇好眼看着那凶手逍遙法
外了嘉福聽他這般說不禁瞪目向他道你這話含
有何意難道你已查出一兩個線索不成賈洲當即
掏出一個小紙簿信手翻動書道正是我已查出一
兩個線索如今正搜羅證據一俟證據充足便定捉
拏凶手的方法又掩上這紙簿道如若你要我撕去
這簿上的幾頁嘉福皺起眉頭質問他道我爲甚麼

要。你。撇。去。這。幾。百。呢。老。實。和。你。說。我。和。卜。蘭。德。夫。人。
既。是。自。家。骨。肉。他。又。將。財。產。傳。給。我。我。自。然。不。能。望。
著。他。被。人。害。死。不。替。他。報。仇。這。用。心。和。包。嘉。樂。正。同。
你。倘。願。偵。查。這。案。查。出。真。凶。是。誰。所。有。的。費。用。都。由。
我。來。擔。任。若。能。將。真。凶。捉。住。送。往。法。庭。究。辦。我。再。當。
酬。謝。你。五。百。鎊。買。洲。點。頭。道。這。樣。很。好。我。便。答。應。下。
來。但。五。百。鎊。的。酬。金。並。不。算。貴。嘉。福。掉。頭。向。包。嘉。樂。
道。這。樣。辦。法。你。可。以。爲。滿。意。麼。包。嘉。樂。這。時。似。乎。很。
爲。失。望。聽。嘉。福。問。他。便。含。糊。著。應。道。很。好。我。很。覺。快。
活。又。站。起。來。道。話。既。說。妥。我。們。就。要。告。辭。了。嘉。福。攔。
住。他。道。慢。著。請。你。再。坐。下。來。買。洲。先。生。既。已。由。你。舉。
荐。與。我。接。著。又。向。買。洲。道。我。使。要。問。明。你。已。查。到。甚。

麼。程。度。了。買。洲。又。翻。開。那。小。紙。簿。道。那。有。這。般。容。易。
如。今。我。所。曉。得。的。事。實。不。過。是。從。報。紙。上。看。來。和。聽。
見。包。嘉。樂。和。陸。壽。所。說。的。罷。了。嘉。福。一。楞。道。陸。壽。麼。
我。記。得。他。是。個。美。國。人。當。這。案。發。覺。的。那。夜。他。的。汽。
車。曾。被。人。偷。去。的。包。嘉。樂。搶。著。說。道。他。的。事。你。還。未。
曾。全。曉。得。呢。他。和。葆。文。小。姐。已。訂。下。婚。約。這。葆。文。小。
姐。和。你。的。未。婚。妻。是。要。好。的。朋。友。嘉。福。問。道。你。怎。能。
曉。得。的。包。嘉。樂。道。因。爲。我。住。在。葆。文。夫。人。家。的。附。近。
我。住。的。房。屋。且。是。他。家。的。產。業。他。正。是。我。的。房。東。所。
以。陸。壽。和。葆。文。小。姐。我。都。見。過。的。我。並。曾。遇。見。過。曼。
生。小。姐。還。有。一。句。嘉。福。搶。著。問。道。這。番。話。正。
是。曼。生。小。姐。告。訴。你。的。麼。包。嘉。樂。道。不。是。是。陸。壽。告。

訴我的他卻是聽見傑文小姐說的又道弗拉恰巧
被害死在你的未婚妻家中這很使我覺得奇怪嘉
福冷冷的道弗拉遇害的所在卻是他姊丈的房屋
和他無關的你忽然說出這話可是疑心我和這案
有十係麼包嘉樂未及開口賈洲已代答道那裏有
這回事他決無這種疑心不過是無意的話罷了說
時並去個眼色給包嘉樂阻止他莫再說這些話包
嘉樂也就見風轉舵道你莫多心這話我實是無意
說的嘉福見他們這樣鬼鬼祟祟不由得很狐疑的
望了他們一眼並道你們倘疑心我和這案有關可
就大大的錯誤想我每晚在弗立伏列迪戲院中演
戲從七點鐘起直到半夜閉幕後纔能出來那麼我

怎能有閒工夫去害死人呢這個並非我飾詞卸罪
你們倘不信時不妨到這戲館裏去向經理問一聲
便可明白賈洲安慰他道你莫見怪無有疑心你的
人嘉福道我怕包嘉樂就有些疑心包嘉樂很快的
辯道我決不疑心你而且你已拜託賈洲偵查這案
又預備下一大筆的酬金更可見得你是決無關係
的了嘉福還有些動怒道是呀起初我對於這案的
情形很不明瞭後來聽人說到那間白室這纔曉得
死者正是我的堂姊包嘉樂露出奸猾的笑容問道
你怎能曉得死者正是弗拉請你說得詳細些嘉福
稍爲狐疑了一下纔答道我先看見報紙上說是有
間白室後來又聽見周立克說卜蘭德夫人忽然失

蹤○找○就○疑○心○死○者○莫○非○正○是○他○再○到○後○來○米○利○律○師○
把○這○案○的○詳○情○告○訴○我○我○方○纔○明○白○可○惜○當○初○我○未○
會○看○見○屍○身○否○則○早○就○辨○認○出○來○用○不○著○等○那○周○立○
竟○尋○出○我○堂○姊○的○照○片○纔○曉○得○死○者○是○他○了○嘉○福○這○
一○番○話○雖○說○得○圓○轉○自○如○洗○清○他○自○己○的○身○體○但○包○
嘉○樂○的○疑○心○還○不○能○消○除○祇○因○賈○洲○用○膀○臂○觸○動○他○
暗○暗○招○呼○他○不○要○多○說○他○這○纔○不○開○口○賈○洲○又○問○嘉○
福○道○你○的○堂○姊○有○這○麼○一○間○白○室○你○從○前○可○就○曉○得○
麼○嘉○福○道○我○曉○得○的○賈○洲○道○你○可○是○常○去○會○他○麼○嘉○
福○道○是○的○他○和○我○的○感○情○本○很○融○洽○我○雖○未○必○常○去○
會○他○但○他○的○家○中○我○實○是○去○過○的○賈○洲○道○你○可○曉○得○
范○禮○先○生○家○也○有○這○麼○一○間○白○室○麼○嘉○福○道○我○也○曉○
得○的○范○禮○並○向○我○說○過○這○間○白○室○是○他○獨○出○心○裁○佈○
置○的○當○下○我○就○回○答○他○這○個○未○必○見○得○因○為○我○堂○姊○
家○早○就○有○了○賈○洲○道○那○時○候○你○可○曾○說○出○你○堂○姊○的○
名○字○嘉○福○道○我○未○曾○說○出○據○弗○拉○告○訴○我○他○佈○置○那○
間○白○室○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范○禮○偏○也○是○這○般○說○
法○可○見○天○下○的○巧○事○畢○竟○是○很○多○的○包○嘉○樂○在○旁○囁○
咕○著○道○自○從○這○案○發○生○後○關○於○你○這○方○面○的○事○多○半○
是○十○分○湊○巧○的○他○說○這○話○嘉○福○並○未○留○意○賈○洲○又○問○
道○你○家○堂○姊○恰○巧○被○人○害○死○在○阿○甲○克○司○別○墅○中○的○
白○室○裏○於○是○就○引○出○他○自○己○家○中○的○白○室○同○時○發○現○
這○兩○間○同○樣○的○白○室○你○可○覺○得○有○甚○麼○感○觸○嘉○福○道○
我○並○無○甚○麼○感○觸○你○聽○我○這○話○將○要○責○備○我○感○覺○遲○

鈍。麼。賈。洲。道。我。何。敢。責。備。你。我。所。盼。望。的。卻。是。這。案。
的。真。相。嘉。福。道。這。個。我。格。外。莫。明。其。妙。了。賈。洲。道。你。
的。未。婚。妻。曼。生。小。姐。正。是。范。禮。的。妻。妹。嘉。福。不。讓。他。
往。下。說。就。道。你。怎。麼。又。提。起。曼。生。來。可。是。又。疑。心。他。
（。句。）。賈。洲。也。不。等。他。說。完。搶。著。道。我。不。疑。心。決。不。
疑。心。祇。是。那。別。墅。大。門。上。的。鎖。匙。祇。有。一。柄。范。禮。時。
刻。帶。在。身。邊。當。初。製。造。這。鎖。匙。的。匠。人。又。說。祇。造。了。
這。一。柄。那。麼。卜。蘭。德。夫。人。怎。能。走。進。那。別。墅。他。又。怎。
能。曉。得。別。墅。的。主。人。全。住。在。海。邊。呢。嘉。福。道。這。個。我。
不。曉。得。你。因。何。問。我。這。話。賈。洲。道。我。想。曼。生。小。姐。既。
已。許。配。與。你。或。者。會。向。你。說。起。嘉。福。臉。色。發。紅。高。聲。
說。道。我。勸。你。談。論。這。案。時。莫。提。到。他。的。名。字。因。為。他。

對。於。這。案。一。些。無。有。關。係。當。案。發。的。那。夜。他。是。什。在。
葆。文。夫。人。家。中。自。從。他。姊。姊。遷。往。海。濱。之。後。他。且。未。
曾。走。到。阿。甲。克。斯。別。墅。的。附。近。老。實。說。范。禮。和。他。的。
夫。人。都。在。濱。海。便。連。用。人。也。在。那。裏。你。且。不。必。拖。累。
他。們。賈。洲。道。我。豈。敢。拖。累。他。們。祇。因。我。如。今。還。站。在。
黑。暗。裏。未。能。明。白。這。當。中。的。真。相。不。得。不。將。這。班。人。
的。舉。動。留。心。察。看。一。回。而。况。那。柄。鎖。匙。又。祇。有。范。禮。
有。一。柄。呢。我。再。有。一。種。疑。慮。那。柄。鎖。匙。雖。說。祇。有。一。
柄。范。禮。帶。在。身。邊。但。或。者。他。偶。而。疎。忽。被。人。竊。去。摹。
下。一。個。圖。樣。照。樣。另。製。一。著。否。則。嘉。福。道。否。則。便。怎。
樣。呢。包。嘉。樂。從。窗。口。走。過。來。道。否。則。和。那。馬。義。根。講。
話。的。人。必。就。是。范。禮。假。扮。的。嘉。福。冷。冷。的。道。但。是。你。

忘卻一件事了。當那少年人和馬義根講話時，如今已證明死者還未遇害呢。包嘉樂道：不是這般說。如今已證明的，卻是弗拉已死了三個小時。那婦人還在別墅中唱歌。那少年人纔騙那馬義根離開那裏。的嘉福忍不住高聲道：你竟敢說那少年人是騙馬義根走開的麼？你真不懂英國的法律。請你說這些毫無根據的話罷。又向賈洲道：你以為怎樣呢？賈洲將那紙簿揣在懷裏，站起來道：我還未查明當中的真相，不敢亂下批評。我不多坐了，須得出去辦正事了。等已查明了甚麼，再來告訴你。嘉福很不安的道：如今你第一步向那方搜查呢？賈洲道：我就著眼在那柄鎖匙上。既然祇有范禮有這鎖匙，我便須探

明他那夜所做的事。嘉福道：他是住在海濱呀。賈洲道：這是他的一面之詞，怎能相信？包嘉樂道：范禮夫人也是這般說。據我的意思，你不如先查出那少年人是誰。嘉福很安閒的說道：警察們久已向各處打聽，怎奈再也打聽不出我想這人必已遠走高飛。未必再會出現了。包嘉樂正要開口談話，賈洲已將他拉到室門口，又向嘉福問道：你可曾見過那位卜蘭德先生麼？嘉福道：我從未見過他。賈洲道：他的照片可曾見過呢？嘉福道：也未曾見過。賈洲點了點頭，說道：這就罷了。稍等兩天，我再來會你。告訴你那柄鎖匙的事罷。說完，就和包嘉樂一同去了。他們走了之後，嘉福坐在一張安樂椅中，用兩隻手掩在臉上，連

連○搖○頭○心○裏○覺○得○很○煩○悶○這○時○室○門○忽○然○開○了○但○他○
並○未○曾○聽○見○更○不○曉○得○有○人○走○了○進○來○直○等○到○那○人○
將○手○按○在○他○的○肩○上○他○方○纔○覺○察○不○由○得○喫○了○一○嚇○
霍○的○跳○將○起○來○定○睛○看○時○見○來○人○正○是○曼○生○小○姐○